
韓東勳，釜山北區甲選舉前後100日（2026 年3月26日-7月3日）的記錄

金京鎮

kimkj.com

目錄

從2026年3月26日至7月3日，本書追蹤被除名後的春天、釜山北區甲補選、以無黨籍身分當選，以及進入國會後提出的第一項法案。

1. 序言：一行地址

第一部 黨外的時間

2. 第一章 除名後的春天

3. 第二章 在萬德找了房子

第二部 萬德的居民

4. 第三章 龜浦市場的早晨

5. 第四章 三位候選人，一個選區

第三部 6月3日之夜

6. 第五章 巷弄的十三天

7. 第六章 凌晨的1,392票

第4部 重返國會的日子

8. 第7章 回來的位置

第四部 重返國會的日子

9. 第八章 一張選票的重量

第五部 議員的第一個夏天

10. 第九章 工廠與法律的提問

第5部 議員的第一個夏天

11. 第10章 制服與電費

12. 後記。百日後的提問

13. 贊助說明

序言：一行地址

2026年4月14日

釜山北區萬德2洞行政福利中心。櫃檯上放著一張遷入申報書。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正值春意漸濃之際。行政福利中心是負責社區大小事務的小型政府機關，辦理列印住民登錄謄本及各類申報手續。站在這類櫃檯前的人們，每個人都懷揣著新生活、新學校、新職場等各自的故事而來。

遷入申報 space是搬家的人將新地址登錄於國家簿冊上的程序，因此是任何人搬家都會經歷的一張平凡文件。然而當天的這張文件，很快便成為全國新聞。因為申報人的名字是韓東勳。

兩個半月前的1月29日，國民力量開除了曾領導該黨的這個人。開除是從黨員名冊中除名並驅逐出黨的決定。對政治人物而言，政黨既是名牌也是籬笆。政黨給予提名，配置共同應對選舉的組織，並為該人的言論增添份量。曾任法務部長官與國民力量代表的政治人物失去了那個名牌，成為不屬於任何政黨的人。

若要再次參選，便無法借助任何政黨的名義，只能以無黨籍身份站出來。那是一句言語、一個腳步的重量都必須獨自承擔的處境。在黨外迎接春天的人，這一天站在了釜山北區的民願櫃檯前，自這一天起，他住民登錄上的地址變成了釜山北區萬德。曾在首爾政治中心被呼喚的名字，在這一天化為釜山巷弄裡的一行地址。

辦妥申報的他站在記者面前，並於當天在Facebook上寫道：「將在釜山掀起『保守再造的東南風』。會堅持在釜山北區政治到底。」從首爾看釜山位於東南方。這想必意味著要在這座東南邊的海濱城市掀起風暴，重新振興倒下的保守政治。保守再造是面向全國的宣言，而在釜山北區深耕政治的決心則是面向一個社區的承諾。

全國的政治人物與當地的居民，這兩種他渴望成為的面貌交疊在這兩句話中。同一天發布的另一篇文章語氣更加平靜：「我是萬德居民韓東勳。在這個美麗的地方，我會陪伴大家走到底。」對於首爾的政治攻防，他也從釜山給出了回應。認為眾人聯合圍攻一名檢察官的他寫道：「請召喚當時身為法務部長官的我吧。我隨時從釜山上去。」

「上去」這一句話，道出了他的雙腳正立足於何處。

歡迎隨同一個麵包而至。當天他的帳號上發布了一篇短文，提到收到了萬德鄰居贈送的鹽可頌。他將遞過麵包的人稱為「同僚市民」。質疑則隨一句話而至。根據他的貼文，共同民主黨田載秀議員將這次遷入稱為「趁空偷竊」。意思是趁著主人離開、房屋空置時圖謀入內。

他反駁道：「釜山北區是『市民的家』，不是『政治人物的家』。」對於多次經歷過只在選舉時才造訪社區的政治人物的選民而言，這或許是理所當然會懷有的疑慮。迎接陌生的名人時，社區的心情不可能只有一種。

在被開除的政治人物面前，曾有過許多條路。他可以留守首爾等待時機，也可以從政治中後退一步。他選擇了將身心移往釜山。言語隨時可以改變，但住民登錄會留作紀錄。這似乎是一個親手切斷退路

的選擇。遷入申報只需半天即可完成，但下定決心遞交那張文件之前的時間，想必並非那麼短暫。

隔天他寫道：「這是我的第一次選舉。在釜山，我會從頭走到尾。」即便曾任部長官與黨代表，但在選民面前只憑自己一個人的名字站出來參選，五十三歲還是第一次。

一個月後的5月15日，他登記為無黨籍候選人。在6月3日舉行的釜山北區甲國會議員補選中，他獲得35,056票當選。得票率為42.96%，而共同民主黨河正宇候選人獲得33,664票，得票率為41.26%。兩人的差距為1,392票，即1.70個百分點。

6月5日，他以無黨籍議員身份首次進入國會；6月22日，他提出第一份法案——監察院法修正案。從距離選舉還有六十九天的3月26日，到選舉結束過後三十天的7月3日，這正是整整100天內發生的事。

遷入申報書上的一行地址留下了一個疑問。遷移地址的人，會成為居民，還是成為候選人？在辦妥申報的他離開後，櫃檯想必也像平常一樣迎接了下一位前來申辦業務的民眾。那是遞過鹽可頌的手與「趁空偷竊」的言詞同處於一條巷弄中的春日。答案並不在提交文件的人手中，而握在接過那份文件的社區手裡。

第一章 除名後的春天

2026年3月26日至4月9日

2026年3月26日，韓東勳的Facebook上載了一篇悼念文章。這是一篇悼念16年前在西海犧牲的天安艦46勇士的文章。他特別提及了在搜救工作中殉職的韓周浩準尉的名字，並將守護西海而獻出生命的55位勇士稱為大韓民國的英雄。他表示，國家應當毫不猶豫地銘記化作繁星的英雄，並且無微不至地禮遇陪伴在身邊的英雄。

語句端莊，文章的結尾是一項承諾。「我會打造那樣的大韓民國。」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李在明政府上台後迎來的首個西海防禦日標語中看不到「英雄」二字，並主張不將官兵記憶為英雄的政府不是一個正當的政府。即使身在黨外，語氣依然宛如公職人員。

同一天，同一個帳號上又發布了一篇風格截然不同的文章。從第一行起就相當粗暴。「怯懦了，真是怯懦了。」這是針對國會正在進行的撤銷起訴國政調查所寫的文章。據他的文章所述，該國政調查的執政黨幹事——共同民主黨議員朴省俊當天在廣播中對於傳喚他作為證人劃清了界線。於是反唇相譏道：「執政黨190名議員集體因害怕我一個人而逃跑」，既然如此又何必啟動這樣的國政調查。

這是一個人一天之內發布的兩篇文章。一篇是悼詞的語氣，一篇是戰場的語氣。一邊是以禮遇與品格的語言談論國家的前黨代表，另一邊則是向著執政黨大喊是否怯懦無能的無黨籍政治人物。兩者皆為同一個人。2026年的春天，韓東勳正生活在這兩種聲音之間。

當時他身在黨外。兩個月前的1月29日，國民力量開除了前代表韓東勳的黨籍。檢察官、法務部長官、國民力量緊急對策委員長、黨代表。頭銜全都變成了過去式，剩下的現在式只有自己的名字和Facebook帳號。因為沒有國會議席，所以沒有會議廳的發言台；因為沒有政黨，所以既沒有發言人也沒有組織。開除黨籍後的兩個月，他既不是議員，也不是長官，更不是候選人。

這是他在黨外迎來的第一個春天。在這半個月裡，沒有一篇長篇大論回顧過去兩個月的文章。開除黨籍只在反駁他人言論時被順帶提及。他這樣寫下了自己的處境：「我是被開除黨籍的孤身一人，1比190，到底在怕什麼而到處逃跑呢。」擁有190席的執政黨與沒有黨籍的一個人。他就這樣用數字來形容這種對峙。

在這段時間他展開的爭鬥中心，正是撤銷起訴國政調查。在他隨文附上並展示的民主黨國政調查要求書中寫道，將調查法務部指揮體系系統性干預雙鈴對北匯款案調查的疑惑。該調查進行時的法務部長官正是他。

他主張該案的主犯們已在大法院獲得有罪判決確定，這項國政調查本身就是為了撤銷李在明總統案件起訴而做的事前準備。同時，他連日要求傳喚自己作為證人。他表示願意進行證人宣誓並承受偽證處罰，並反問道：作為通過了李在明總統逮捕同意案的長官，自己難道不正是最該被傳喚的人嗎？

根據他的文章，民主黨方面的拒絕理由每天都在變。有的議員說因為是調查對象所以不行，有的議員說因為沒有需要負責的事所以不行，還有的幹事說他一出來就會變成一團亂。他還轉述道，國政調查特別委員會委員長徐瑛教議員稱他為造假的「設計者」，秋美愛議員則稱他為「主犯」。他質問道，既然這樣稱呼了，實際上卻無法傳喚為證人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將他開除的政黨也捲入了這場攻防。據他轉述，國民力量羅卿瑗議員最初也表示他的證人出席似乎沒有幫助。四天後的3月31日，國民力量申請將他列為證人。那天他寫道：「今天國民力量申請我作為撤銷起訴國調的證人。非常感謝。」這是一句對開除自己黨籍的政黨決定表示感謝的語句。

當國民力量徐範洙議員發文質問，特委採納了一百多名證人，卻偏偏排除被稱為「主犯」的人時，他也轉發了該文章。將他趕走的政黨與被趕走的前代表，隔著一個證人席暫時站在了同一邊。黨外政治人物進入國會會議廳的道路只有那個證人席，而連那扇門也掌握在他人手中。

從3月26日至4月9日的半個月裡，他發布了五十多篇文章。有的日子僅有一篇，有的日子多達十篇。其中有二十多篇是國政調查的攻防。雖然對手每次都在變，但他的要求卻一次也沒有改變過。那就是叫他出席。降低聲音的日子少之又少。4月6日甚至演變成預告將以散布虛假事實起訴兩名議員。

在近半個月重複相同要求的文章中，可以同時讀出委屈感與勝負欲。這似乎展現出一種絕不坐視在排除自己的情況下對自己做出結論的姿態。對黨外政治人物而言，或許也有著沉默即意味著被遺忘的危機感。將自己的名字持續放在戰場正中央，這恐怕是孤身一人所剩下的幾乎全部方法了。

3月27日，在爭鬥文章之間夾雜了一則預告。「明天星期六晚上8點SNL新季首集我會登場。請大家看得開心！」曾任檢察官、長官和黨代表的人，親自告知了自己將作為喜劇節目新一季第一集的嘉賓登場的消息。節目於次日晚上播出。

他寫道：「因為我在外面所以還沒看到，但希望大家看得很開心」，對於一同出演的演員，他表示自己是粉絲，所以更加高興。感想文章中還附上了曾收錄於電影《週末夜狂熱》（Saturday Night Fever）的舊歌。即便如此，說著「綜藝只是綜藝而已」的他，唯獨補上一句：「我是懷著希望李在明總統正色傾聽的心情去做的。」舞台雖是綜藝，瞄準的卻是政治。

從他連續幾天標註「不要誤會」的主題標籤來看，他似乎也知道圍繞著出演綜藝節目會產生的議論。對於沒有院內發言台的政治人物來說，星期六晚上播出的舞台恐怕是為數不多的麥克風之一。那段時間，他上傳了KBS的採訪影片，告知大家自己參加了中央日報的YouTube節目，4月5日還留下了在新村拍攝SNL之日的主題標籤。

沒有組織的政治人物必須自己成為電視台。

節目播出的3月28日，他的帳號一天發表了十篇文章。其中六篇貼上了釜山龜浦市場店家名字的主題標籤。八八水產、風角小菜、三代王豬腳、Well-being生魚片店、鯉魚叔叔黃豆姐姐、頂子商會。這些都是店名含有鮮魚、小菜、豬腳和生魚片的市場巷弄店家。「傾聽民心之路」這句話也一同呈現。

在自己面孔出現在電視綜藝的星期六，他的雙腳似乎正走在釜山龜浦市場的巷弄裡。那天釜山在五十多篇文章之間，僅作為六行主題標籤拂過。沒有文章解釋為什麼是釜山。

市場不只有釜山。4月1日，他分享了身邊親近之人拜訪首爾京東市場商家後的文章，並附上一句話：「我們會竭盡誠意。」這篇文章蘊含著他的決心：不想做活動結束就離開的政治，而是想做與商家建立關係、共生共榮的政治。在失去政黨的人的文章中，「我們」這個詞依然留存著。第二天，他提出了一項約定。

「4月11日星期六下午1點，在花開的春日週末，我們水原八達門前見。」這是預告將在包含池洞市場和八達門市場在內、聚集了五個市場的水原八達門前與市民見面。

對政府的評論也沒有停止。3月31日，當李在明總統提及緊急財政命令時，他主張現在並非使用超法律「經濟戒嚴令」的情況。4月3日一天發布了六篇文章。有一行寫著歌曲名稱「櫻花結局」，晚上預告了久違的直播，而該文章的主題標籤中，4月的歌曲、SNL後記與非法國政調查混雜在一行之中。

同一天，他還發表長文，指責李在明總統叫停了釜山環球樞紐城市特別法，質疑道：「用於釜山發展的錢就那麼可惜嗎？」他寫道，這是自己擔任國民力量緊急對策委員長和黨代表時曾強調必須通過的法律。一行櫻花歌曲與為釜山發出的抗議文，在同一天的同一個畫面上並排呈現。

犀利的言辭並非僅指向民主黨。4月5日，他發布了一行短文：「『逃兵』洪準杓，終於『投降』了呢。」沒有詳細解釋是針對何事所言，短小而顯得更加冷酷嘲諷。雖然開除黨籍是兩個月前的決定，但圍繞開除黨籍前後保守陣營的紛爭與空白，在這個春天依然是現在式。

4月8日，證人席的大門依然沒有開啟。按照他的文章所述，民主黨議員們依然在找不能傳喚的理由，而他依然在要求傳喚。他文章中的一句話往往成為新聞標題，而議員們的回應又成為他寫作的素材。話語傳播得很遠。然而，無論是證人的採納，還是國政調查的日程，沒有一項是他能夠決定的。無黨籍政治人物的話語迴響巨大，但至今仍無法決定任何事情。

失去組織的人會剩下什麼呢？這個春天留給他的，只有自己的名字與話語、載運這些內容的一個帳號、稱之為「我們」的幾個人，以及能夠走向任何地方的雙腳。傳喚的要求依然沒有得到答覆，而水原八達門的約定日期也尚未到來。4月9日，上傳了一段影片，展示了他的雙腳抵達了何處。

那是前一天在釜山萬德與白楊中學學生們見面時拍攝的影片。街區的名字是萬德。首爾會議廳的大門遲遲沒有開啟，但南方城市學校門前的巷弄卻敞開著。他的腳步正在一點一點地向南傾斜。

第二章 在萬德找了房子

2026年4月10日~4月19日

2026年4月13日，韓東勳的Facebook上發了一篇短文：「不久前在釜山北區萬德找了房子。」接下來的句子只有兩句：「就是和放學的中學生們相遇的那座安靜又宜居的地方。我會為了釜山市民而生活。」文中沒有寫是什麼樣的房子，也沒有寫何時搬進去。取而代之的是附了一段影片。

那是五天前的4月8日在萬德巷弄裡拍攝的影片，紀錄了與放學返家的白楊國中學生相遇的情形。關於房子的話語一行就結束了，其餘都是關於社區與人的故事。

那一天的行程留在他後來分享的《月刊中央》專訪報導中。4月13日上午在首爾上岩洞完成採訪的他，搭乘下午1點的火車前往釜山。報導稱，這項專訪是他決定參選釜山北區甲後的第一個官方行程。

他在這項專訪中表示，保守派必須跨越令人厭倦的戒嚴與彈劾之海，並說：「跨越彈劾之海的船由我來開」，還說不必一定要愛上船長。那篇宣布找好房子的文章，正是他搭乘那趟火車前往釜山當天所寫的。

萬德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他的Facebook上，是三天前的4月10日。文中使用釜山、萬德、名字，以及「連名字都不知道就不去」等幾個主題標籤，這就是文章的全部內容。當時很難理解是什麼意思。那時外界對他要去哪裡眾說紛紜，因此似乎是像謎題一樣掛出了一個社區的名字。

同一天，他發文說自己喜歡看高中建築師朋友出演的蓋房子節目，並分享了久違地與那位朋友通話的故事；隔天則造訪了京畿道水原的市場巷弄。行程依然涵蓋全國各地。只有「萬德」這兩個字在Facebook的一角等待著答案。

這期間傳出了訃聞。4月11日，他發了一篇長文，追思前一天離世的金鎮論說委員。他回憶道，那是一位在他順遂時毫無聯繫、唯有身陷困境時才會打電話給予苦口婆心忠告的人，也是在自己遭除名後、於寒冷的日子登上抗議集會講臺時也不曾事先打過一通電話的人。他寫下感到悲傷與慌亂。在黨外的春天裡，守候在他身旁的一個名字就這樣消失了。

萬德是位於釜山北區的一個社區。由於該社區所屬的釜山北區甲選區國會議員——共同民主黨的田載秀議員參選釜山廣域市長，釜山北區甲因而出現了國會議員補選。選舉日期為6月3日。曾任法務部長官與國民力量代表的人朝著那個空缺席位前來的消息，其本身就成為了新聞。對北區居民來說，在那之前他只是新聞畫面裡的面孔，而不是在巷弄中能碰到的面孔。

目光不可能一味友善。根據韓東勳的貼文，田載秀候選人將這次搬家稱為趁空偷竊。這大概是指在屋主不在的房子裡，先遞交文件進去的意思。那段時間在他的文章中，「險地中的險地」這句話也頻繁出現。這句話中重疊著對保守派候選人來說是不輕鬆社區的意思，以及毫無淵源、單純為了選舉而來的懷疑。

就在宣布房子消息的當天，他的帳號也並不平靜。他逼問田載秀候選人是否收受了卡地亞手錶，並寫道：「以那種膽小如鼠的心腸，要怎麼當大釜山廣域市長呢？」他還提到田載秀候選人指責自己背叛了尹錫悅總統，隨即反問道，那麼如果李在明總統實施戒嚴，難道就不去阻止嗎？

他還主張田載秀候選人是因為害怕聽到背叛李在明總統的話，才阻撓了《釜山特別法》。這些全都出自他的主張。在他文章引用的電視回應中，田載秀候選人表示只要看調查結果的公布即可。圍繞手錶的攻防此後又持續了好幾天。在同一天日期的畫面上，質問手錶與背叛的文章，與房子和中學生的故事並列在一起。

4月14日，他在萬德2洞行政福利中心完成了遷入申報，在住民登錄上成為了釜山北區的居民。掀起重建保守派東南風的宣言與「市民之家」的回擊填滿了他當天的Facebook，針對首爾的調查攻防，他回答說隨時會從釜山上去。完成遷入申報的那一天，在他說話的基準點上，早已轉移到了釜山。

手續結束後的紀錄顯得更為平靜。有遞上鹽可頌的鄰居，與4月8日在巷弄巧遇的中學生們也再次相遇，留下了「又見面了」的短文。他還走訪了集市結束後的龜浦市場，向辛勞的市民打招呼致意。

隔天4月15日星期三晚上，他與萬德2洞青年自主防犯隊隊員一同展開夜間巡邏。他介紹說這是一個有著數十年傳統的聚會。他與隊員們走遍萬德的各個角落，發放預防電信詐騙傳單，並寫下萬德是治安不輸全國任何地方的好社區，而這份功勞歸於數十年來持續進行自主防犯活動的居民們。

在許下要把安全宜居的釜山北區向全國誇耀的決心結尾，附上了會竭盡誠意這句話。「誠意」這個詞從這段時間開始，頻繁出現在他文章結尾處，成為習慣用語。當天的主題標籤裡夾雜著一個玩笑。在該防犯隊中，青年的資格只到五十二歲為止，而自己卻是五十三歲的萬德居民。這是一位因一歲之差沒能成為青年的新居民的俏皮話。

這大概滲透著希望被接納為社區大叔的心情。實際上從第二天起，他也稱自己為萬德大叔、北區大叔。

在進行巡邏的4月15日文章中，還有一份告白：即使曾任長官與黨代表，向大眾要求投給自己名字的選舉對他而言也是第一次。

4月16日，他漫步於萬德樂高村，也造訪了德川市場。夜晚則與自主防犯隊登上萬德嶺，介紹那座設有新月拍照區的山嶺是個非常美麗的地方。

交鋒對抗的對手是誰目前尚不可知。在那幾天裡，他指責民主黨方面的人士將是否參選釜山北區甲寄託於總統的指示或黨的批准，質問為什麼不先詢問釜山市民。對於曹國代表選擇了平澤而非釜山的消息，他寫道這是為了避開自己而逃跑。這同樣出自他的主張。

4月16日，在德川市場的一家理髮廳裡，他發表了一篇長文。據說民主黨朴洙賢議員等人曾表示，可能延後田載秀候選人的辭職時機，使得釜山北區甲補選本身無法舉行。他稱此舉為耍小聰明，並這樣寫道：「無論是明年、2028年，還是隨後的任何其他選舉，我都會繼續就在這裡——釜山北區甲出選，堅守對釜山北區甲市民的義氣。」

這意思是說即使這次選舉消失了也不會離開。面對因選舉才搬來的疑慮，他似乎選擇了以時間的長度來給予答覆。

4月17日凌晨，在出門會見市民的路上看到了金賢哲理事長的文章，他寫道將在這裡——釜山，繼承釜山孕育出的最後一位保守派總統金泳三前總統的奉獻與勇氣。那天下了雨。他寫道，在下著雨的新萬德市場，雖然生意不如平時，但商人們依然熱情地迎接收留。在德川地下街，他遇到了一位開鞋店的兄弟福祉院受害者，傾聽了其困境。

他寫道自己收到了公開告知並尋求幫助的請求，指出保護弱者是國家的任務與優先事項。當晚他前往德川站，直到地下鐵末班車駛離的凌晨0點30分，向返家的市民打招呼致意。在附上希望能陪伴辛勞回家路的說明之餘，他還留下了因夜晚溫差大請注意感冒的叮嚀。

4月18日星期六上午，他在德川站附近會見市民，承諾將在這裡一起走到最後。他補充說，自己一直是以恪守言諾為賭注來從事政治，若違背承諾就是無法再繼續做政治的人。這一天他還探訪了大樓老人亭的老人。那篇文章中出現了「我們大樓老人亭」的字眼。遷入申報短短四天，「我們」就被加在大樓面前。報導刊登的《月刊中央》售罄，致謝的問候也在這一天發布了。

在跨入4月19日的凌晨0點30分，他依然在德川站。他寫道，一位結束營業返家的母親即使疲憊不堪卻依然燦爛地歡迎他，自己一生都不會忘記那個表情。那篇文章的結尾落款是韓東勳敬上。在那個星期日的文章中，再次出現了絕不離開、會堅持到最後促進釜山發展的決心。

看待這十天的視角有兩種。一方看的是日曆。他們看到席位一空出房子就出現了，以及遷入申報隔天晚上開始巡邏的順序。這是認為所有動作都瞄準6月3日的視角。從「萬德」這個名字首次登場那天起，到公開房屋、遷入申報、第一次巡邏為止，耗費的時間僅僅只有五天。另一方看的則是腳步。

他確實搬遷了地址，漫步於夜間巷弄，站在下雨的市場與末班車時間的車站前。這是認為即使無法窺探內心、腳步卻是可以計算的視角。兩種視角在看著相同的十天時，計算著彼此不同的東西。

陌生的政治人物靠什麼成為鄰居？文件一天即可。宣告一行即可。成為鄰居這件事耗時比那更久。在這十天裡，他交出的答案是時間。他似乎試圖以幾點站在哪條巷弄裡來證明自己。一個鹽可頌、一圈巡邏、末班車時間的問候，就是那份證明的單位。

從那條寫著連名字都不知道就不去的謎樣第一條主題標籤算起過了十天，他正在逐漸獲得「萬德大叔」這個稱呼。那樣是否足夠，誰也不知道。對走遍萬德夜晚的人來說，這一次龜浦的早晨正等待著他。

第三章 龜浦市場的早晨

2026年4月20日至5月8日

一個人在清晨的龜浦市場巷弄中行走。他在攤位前彎腰致意，握著長者的手，有些日子還分著吃一個紅豆鯽魚餅。也有居民湊前來要求簽名。從2026年4月下旬到5月初，這是幾乎每天在釜山北區重複出現的早晨。在龜浦市場、德川市場、萬德的公寓步道與社區老人亭之間，他穿梭往返於這狹窄的範圍內。

在萬德幸運公寓步道遇見萬德3洞居民的那天，他寫下要把我們社區打造得更宜居；到了晚上，德川又傳來他在北區全力以赴的文章。原本在首爾面對整個國家的政治人物，其一天縮小到了市場通道的寬度，而他的文章裡到處都附著『我們社區』這句話。

4月26日，他再次遇見了一位面熟的學生。就是不久前在清晨與他交談而考試遲到的那位學生。他寫道，問對方是不是真的考試遲到了，學生最終沒有回答就跑開了。隨文上傳的影片標題寫著『為了看韓東勳連考試都遲到了』，並標註著『接駁車民願1號』。雖然這是一篇帶有笑意的文章，但結尾卻十分嚴肅：「釜山北區通學接駁車絕對有其必要。」

在街頭收到的這一聲訴苦，就這樣成為了第一項民願。雖然答案尚未出現，但問題已經掛上了編號。

那段時間，他的Facebook像足跡帳簿般不斷堆疊。一天發文超過二十則的情況屢見不鮮，僅4月22日一天就上傳了二十九則，甚至還有超過三十則的日子。他在德川市場內的理髮廳會見居民，在龜南站前用麵包解決第一餐，在龜浦市場裡則談論著真正的龜浦麵條。甚至在往返首爾途中於聞慶服務區吃年糕拉麵的事，也都成了文章。

在一天內遇見同一個人三次的那天，他寫下這不是偶而是命運。看過短影片的長者們也在路上先認出了他。4月29日只有兩篇文章，其中一篇如下：「今天也在龜浦市場拜見了市民。我會竭盡全力。」在4月底他分享的新聞標題中，出現了在龜浦市場成了『社區大哥』的表述。

孩子們先認出了他。4月24日他上傳了一段影片，稱這是『我們社區小學生市民幫忙拍的證件照』。影片中的孩子問了又問：大叔你是誰？從哪裡來的？住在這嗎？真的嗎？真的嗎？要去吃麻辣燙的學生們因為跟著這位大叔而慢下了腳步，並在他的貼文中獲得了『麻辣燙男孩』稱號。幾天後，貼文裡留下了捨不得與那些孩子道別的標籤。

他開玩笑地稱呼龜浦小學的學生為『學弟妹』，並稱自己是第68屆級別的畢業生。4月27日的貼文中附上了仿照孩子口吻的口號「大叔是韓東勳大叔」，還上傳了孩子朝著爸爸媽媽大喊韓東勳大叔的影片。5月5日兒童節那天，他這樣寫道：「兒童是比大人更新一個時代的人。」

隨之而來的是成為守護北區兒童、值得信賴的大叔的承諾。

同樣在4月26日，他在釜山北區甲內部的所羅門法治公園會見了市民。這是法務部所屬的設施。他這樣寫道：「這麼說來，卸任法務部長官後，似乎是第一次前往法務部所屬機構。」接著他說，看到

市民喜歡這個公園，作為前任長官感到非常感謝。曾經指揮該部門全體的人，如今卻以客人的身份走在那個庭院裡。文章中既沒有怨恨，也沒有漫長的追憶。

能如此淡然地衡量過去頭銜與當前處境之間距離的文句，實屬罕見。四天後，他留下了帶著『棉花糖』一詞再次造訪該公園的痕跡。

兩天後，他拜訪了龜浦畜產品批發市場的商戶。他寫下非常感謝熱烈歡迎，這裡是非常吸引人、足以成為北區名勝的地方，我會努力推動其發展。這是帶感嘆號的決心。關於商圈的討論並不限於批發市場。龜浦和德川的市場巷弄，以及理髮廳、藥局等店家，每天都在他的動線之中。

4月22日晚上，他以洛東江開發為主題與居民舉行了座談會；4月20日，他告知已結束與釜山北區甲家長們的座談會。交通、商圈與照顧。巷弄裡收到的提問每天都在堆積，但他給出的回答依然只是短短的一行。承諾化為文書，是後續才會發生的事。

在文件檔案上，他也逐漸變成了北區人。4月24日，他在北釜山新村金庫總店繳納出資額並成為會員。當天他寫道：「一天又一天，我會成為更真實的北區人。」4月25日，他在萬德2洞青年會的第104屆侍奉長者之日活動中負責端盤服務。他造訪了擁有119年歷史的龜浦小學，也參與了視障人士與志工並肩前行的海鷗路步行活動。

在北區的長輩面前，他展現出學習的姿態。4月20日在老人亭，他寫下會像北區母親們的兒子一樣從政；4月30日拜訪敬老宴與海軍陸戰隊戰友會北區支部時，他留下了對大家的加油感到責任重大的字句。也有向出遊的長仙綜合社會福祉館長者們致意的日子。

5月2日，他上傳了在萬德和德川的老人亭致意並受教的文章，以及在龜浦的金水寺與彌勒寺聆聽珍貴教誨的文章。『學到了』與『一味接受』這類詞彙，在那段時間的文章中反覆出現。一個既無組織也無黨籍、在巷弄中穿梭的人，能選擇的言語恐怕並不多。

在他的貼文結尾，長期以來像印章般蓋著『北區北區韓東勳』這句口號。從4月27日起出現了新的口號：『北區的未來，堅持到底韓東勳』。舊口號並未立刻消失，兩種口號曾並用了一段時間，而隨著日子推移，新口號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在市場裡，他也收到了不能背叛北區離開的叮嚀。

『這個人最終會不會離開？』這樣的疑問如影隨形，而新口號中『堅持到底』這幾個字，大概就是對該疑問給出的回答。4月21日的文章以「北區是我政治的起點與故鄉」這句話開頭，並接著寫道：「我不會離開北區。守約的韓東勳政治，我會以此來證明。」

5月連假開始了。第一天上午 he 依然在龜浦市場。他寫道，因為市場廣闊，特意挑選了人流較少的區域去打招呼致意。同一天上傳了向空中揮拳的擬真拳擊影片，緊接著是花絮影片。擬真拳擊是沒有對手、獨自進行的練習。曾在文中使用釜山方言自稱『請來』的人，在畫面中獨自揮舞著拳頭。

那天晚上他在德川年輕人街會見市民，臨近打烊時在店家前下班致意的模樣也留下了影片。5月3日是一個下雨的星期日。那天他依然在龜浦市場會見市民，並將腳步延伸到了龜浦3洞公車終點站的紅參堂藥局周邊。

隔天他在北區公園高爾夫協會長盃大賽上會見市民，並在華明生態公園迎接收集了從首爾騎自行車一路奔波至釜山的政壇前輩金榮宇，一同進行了直播。這段期間還上傳了前來搭話喊著「大叔，我們就讀社稷高中」的學生影片。

同一時期，他的帳號裡也出現了風格迥異的文章。4月20日，針對民主黨慶南知事候選人金慶洙，他寫道，因在選舉中操縱輿論而入獄的人再次參加選舉，是對國民的不禮貌。5月3日，他寫道，若讓總統撤銷自己案件的公訴，顯然是明確的彈劾事由，他將與國民一同阻止。在市場裡握手的人與談論彈劾的人，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帳號之中。

巷弄裡的致意與瞄準首爾的主張，在這段期間一直於同一螢幕上交替出現。

5月5日的貼文中，店家名稱直接變成了標題：Overlock、MONAMI、忠清商會。這是一種把招牌上記錄的名字一家家喊出來的方式。同一天在新萬德十字路口，他向車輛致意，也有在保齡球館前遇到考完試學生的痕跡。在龜浦3洞，一隻貓咪成了貼文的主角。

5月6日清晨，他在地鐵萬德站會見了上班和上學的市民；在德川綜合社會福祉館協助長者用餐；晚上則在Green Core十字路口進行夜間致意。5月7日清晨，他在德川圓環進行上班路上的車輛致意，傍晚在龜浦大橋十字路口進行下班路上的致意。同一天，他在中里老人亭遇見了一位一百零一歲的長者。這是一位十八歲嫁到萬德、在萬德生活了八十三年長者。

他寫道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動。5月8日，報導與路透社專訪的文章，以及在萬德綜合社會福祉館向長者們說「總是光接受大家的恩德」並表達感謝的文章，並排上傳。國際通訊社的提問與福祉館長者們的熱情招待，出現在同一個人相同的單日行程中。

巷弄裡的原聲也留在了貼文中。「從來沒有投過票，這次一定投給你」這句話被他原封不動地轉錄下來，而「那麼一百票由我來負責」這句方言決心也作為標籤留下。對拍拍他肩膀離去的長者，則回以一定會好好做的答覆。親切場面的重複是否能立刻轉化為選票，當時誰也無法自信地下結論。

那個時期的他，似乎比起將答案整理成文書，更優先選擇了身體的重複實踐。應該是混個臉熟在先、整合承諾在後的順序。因此通學接駁車依然只是民願編號，批發市場的未來依然只站立著一個感嘆號。洛東江座談會的討論、家長們的擔憂、每天清晨堆積的拜託。沒有任何一項已經成為政見集的文句。

每天混熟的印象與尚未化為紙張的承諾。兩者之間的距離，並不是用腳步就能衡量的。

父母節過後，日曆指向了5月中旬。龜浦市場的早晨致意在隔天、後天都將持續下去。只不過，沒有對手、獨自揮拳練習的時間即將結束。在同一條巷弄裡爭奪相同選票的其他名字，即將迎來抵達的時刻。

第四章 三位候選人，一個選區

2026年5月9日至5月20日

2026年5月15日，釜山北區甲國會議員補選的候選人登記窗口收到了韓東勳的交件資料。這是一份未冠上任何政黨名稱的無黨籍候選人登記。1月29日遭國民力量除名的人，時隔三個半月後在黨外投入了選舉。在同一選區，共同民主黨的河定愚候選人與國民力量的朴民植候選人也進行了登記，當天便出現了三人對決的相關報導。

將他除名的政黨推出了自己的候選人，因此在同一個選區內出現了兩位保守派候選人。當時甚至出現了題為「河定愚、朴民植、韓東勳搬來的社區」、聆聽萬德洞民意的報導，三人同時也是同一個社區的新居民。他們的地址重疊，欲爭取的席次卻只有一個。距離6月3日的投票日還有十九天。

完成登記的那天，他寫下了誓言。聲稱自己是「將徹底粉碎民主黨政權撤銷公訴暴走的人」，並且是能讓北區補償失去的20年的人。「我們要讓一直以來總是處於後順位、總是處於乙方的我們北區、龜浦、德川、萬德，成為大韓民國的第一順位與真正的甲方。」

他還引用了民主黨議員朴智元所說的「若韓東勳在釜山北區甲當選，民主黨將面臨真正困境」，並反擊稱此言不假。這將是一場歷史性的選舉、要對齊大韓民國的平衡錘等發言登上了當天的報導標題。在同一篇文章中，既有與首爾政權抗衡的誓言，也有提升北區順位的承諾。即使在登記當天，街頭拜票也沒有停止。

在當天的短文中，留下了題為「雨衣雙胞胎」、四葉草、上學路上停下腳步穿過斑馬線過來的德川國中學生的故事，以及「冰棒」這個詞與國小生並列記載的痕跡。

通往登記的這六天行程也十分緊湊。5月9日他寫道與妻子一同在兒童節活動中拜訪了市民，並於同日舉辦了出征記者會。報導該記者會的新聞標題寫著，他的勝利將是制衡政權與重建保守派的起點。隔天舉行了競選辦公室成立茶會（開所式），該場面透過影片進行了直播。「在開所式現場前。

必定贏得勝利。」這段簡短的文字與他這樣寫道：「在昨天的出征記者會上，是我向我們北區居民發言；在今天的開所式上，我將聆聽我們北區居民的聲音。」同一天，他甚至前往在梁山舉行的萬德歡喜教會郊遊活動，向牧師與市民問候。

發文依然源源不絕。接連有單日超過三十則貼文的日子，5月19日一天之內就發表了四十則。在那發了四十則貼文的一天裡，敬老院、撞球場以及餐廳都出現在文章中。他在公園高爾夫球場與市民會面，參與了福利館的炸醬麵志工服務，甚至前往流動人口較少的龜明站，寫下將拜訪整個北區的誓言。

在龜浦3洞公車終點站，他留下了要走遍每個角落的決心，並在浦川十字路口和高麗堂三叉路口等要道進行晨昏拜票。有些日子，他在凌晨五點五十分為越南戰爭參戰者會北區支部的忠魂塔參拜行程送行；他拜訪了清晨生活體育館的氣體操聚會；夜間則從龜浦大橋巡迴至龜南站，走遍了龜浦2洞一帶。

萬德站的早晨上班路拜票與龜浦大橋十字路口的下班拜票位在一天的一頭一尾，星期六深夜他則在德川FORENA與淑嶺站周邊會見市民。他寫道自己在北部美容協會大會與北區足球協會長盃足球賽上記名致意，並在德川聖堂參加了聖母之夜彌撒。星期六清晨，他向前往求禮旅行的市民道別問候。當時甚至出現了他以手寫信向居民問候的報導。

「將讓資金與人才匯聚」這句話也一同出現在該報導的標題中。

與人們相遇的情景也逐漸累積。在南山丁站前，他遇見了一位從遠處看見他就奔跑過來的市民，並將其冠上「桃園結義」的標題。文中留有獲得公車司機加油打氣的痕跡，也有前往探望關心狀況，卻因對方正在睡覺而等待後才見到面的紀錄。在拜訪德川的咖啡廳時，他寫道這裡有溫暖的心與美味的麵包，自己一定會做好政治，並留下了「只要看到北區市民，我就會奔跑過去」這句話。

關於5月14日走出龜南敬老院的路途，他這樣寫道：「龜南國小的孩子們喊著『是韓東勳！』並圍了過來。他們還要求把我放上Reels和Shorts。」網路上也上傳了孩子們特地告訴他自己去戶外體驗學習回來的影片。孩子們不懂政黨，認出的只是這張臉與這個名字。在一場沒有政黨名稱加持的選舉中，他所能倚靠的最終恐怕也是這兩者。

針對首爾的文章也依舊如此。5月12日他寫道：「不知羞恥的人們戴著監察委員臂章，充當權力者的雇傭暴力份子」，並引用特別檢察官要求延長其出境限制的報導，主張這是赤裸裸地介入選舉。在此之上，又增加了針對同一選區另外兩個名字的文章。

5月11日，他表示在收到釜山KBS提議的電視直播辯論後立即答應，並這樣提出要求：「要求河定愚、朴民植候選人堂堂正正地接受釜山KBS提議的電視節目辯論。」他還分享了題為「用辯論一決高下」的現場影片。他出演了地方電視台的訪談節目，並與《釜山日報》一同走過德川青春街進行了同行專訪。

雖然辯論的要求在此後的許多文章中一再重複，但他所轉載的地方新聞報導傳出，候選人辯論會預計僅在5月28日舉行一次。

選票上的號次也已確定。號次由國會中席次較多的政黨候選人優先取得較前號碼，無黨籍候選人則被推擠至政黨候選人之後。韓東勳的號次是6號。5月16日，他發表了一則簡短文章，稱已將數字6以拷克縫紉電繡上去。隔天星期日早晨，他寫道自己在北區六個地方遇見了踏青出遊的市民，並在文末特別強調了數字6。「順位」這個詞本身在登記前就已存在。

談及失去的20年的電視訪談標題中，附帶上了「成為大韓民國第一順位」這句話。在登記前後，這句話成了每篇貼文中隨之出現的口號。在他這段時間使用的「北區的未來」、「陪韓東勳到最後」身旁，新的口號不斷增加。「韓東勳將北區放在第一順位」、「如今北區將成為甲方」等說法也隨之並存。取得第六個號次的無黨籍候選人，反而將「順位」這一詞彙推到了最前線。

這或許意味著將一直被排在後方的北區與身處後方號次的自己重疊在一起，表達共同邁向最前方的意圖。站在德川青春街上，他寫道這條曾以流動人口眾多而在釜山聞名的街道如今榮景不再，將透過「北區重建」來克服北區失去的20年。

兩黨候選人擁有全國性政黨的組織支援；無黨籍候選人則付之闕如。如果說政黨候選人是以政黨名稱、組織及熟悉的號次出發，那麼無黨籍候選人就必須靠市民的手來填補那份空白。這段時間也留下了「盡量獨自行動才能遇見更多人」的短文痕跡。5月17日，由北區市民組成的選舉對策委員會在德川圓環的競選辦公室宣告成立。

他稱這場競選活動為「我們北區人民走在前頭並成為主角的競選活動」。文中也提到不會忘記熱烈贊助的心意，將以北區重建與保守派重建來報答。「行動的多數派逆轉勝。請與我們同行！」這樣的呼籲也出現在文中。後來的新聞報導評價道，支持者與志工填補了無黨籍候選人在組織上的劣勢。

若保守派候選人有兩人，保守派選票就可能瓜分。任何人都做得出「分裂選票的利益將歸於剩下那一人」這種算術。政治傾向相近的候選人整合為一人的「單一化」一詞，貫穿整場選舉的原因即在於此。然而，保守派候選人的單一化最終歸於破局。報導指出，韓東勳與朴民植在大小事上接連發生衝突。韓東勳的呼籲並非指向競爭候選人，而是指向市民。

「因為能夠勝選的保守派候選人只有韓東勳一人，請市民們以選票將釜山北區甲保守陣營的候選人單一化為我韓東勳。」這是請求市民用選票創造單一化，而非候選人之間私下整合選票。在5月18日的廣播專訪中，他將單一化稱為「從屬變數」。他大概認為，一旦誰是能勝選的候選人昭然若揭，單一化自然會隨之而來。

同一天，他主張所謂的「保守派重建」，是保守派重新恢復發言資格的過程。他質問，若由堅持擁護非法戒嚴的人來談論撤銷公訴問題，國民會被說服嗎？並表示由比任何人都先反對戒嚴的自己擁有該資格。若是黨與黨之間的對決，在提名階段就會結束的秩序整理，在這個選區卻轉移到了投票箱前的選民手中。

在這對峙之中，前政黨陣營的名字也曾在他的貼文中掠過。在登記日的一篇短文中，只留下了「裴賢鎮」這三個字。這看起來是裴賢鎮議員曾來訪過的痕跡。5月19日，「裴賢鎮」、「高東鎮」、「朴正勳」這些名字與德川青春街並列記載。雖然黨的提名推薦書交給了朴民植候選人，但似乎並非所有保守派政治人物的腳步都跟隨了提名推薦書。在選票分流之前，腳步早已分道揚鑣。

5月20日下起了雨。他在下著雨的星期三走訪了德川圓環與德川地下街，並留下貼文稱在洛東江從事漁業的龜浦漁村契市民們正切望著一個全新的北區。他還記錄了在龜浦市場後巷遇見一位踩著89年歷史縫紉機的老奶奶的故事。深夜他發表了這樣的文字：「剛才在下著雨的深夜南山丁路口向市民們致意。我會對北區竭盡全心。」

在民意面前謙卑地竭盡全心的決心也於同日一併上傳。前一天的5月19日，他預告將在競選辦公室親自說明第一項政見，當天則掛出了名為「New 北區 Plan」的標題。巷弄裡的託付到了化為文檔的時候。三天前的文章預告將於21日傍晚在龜浦市場袖珍公園舉行6號候選人的出征儀式，以白色浪潮覆蓋公園。

過了午夜，為期十三天的正式競選活動即將展開。選票上如今將印上三個名字。兩個名字旁邊有著政黨名稱，一個名字旁邊則有著「無黨籍」這三個字。北區的選民是要投給政黨，還是要投給人？去傾聽該解答的十三天巷弄，正佇立在午夜的另一端等待著。

第五章 巷弄的十三天

2026年5月21日～6月1日

末班車駛入了德川站。用盡了一天精力的人們走出車站。2026年5月21日，官方選舉運動開始的那一天，韓東勳就在那裡。他在臉書上記述道，自己是邊與搭乘末班車返家、面帶倦容的市民會面，邊展開選舉運動的。後面還附上了將對北區市民竭盡誠意的話語。同一天上傳的貼文中，用一行字寫下了決心：「從官方運動的第一天起，我就會竭盡誠意。」

截至投票日6月3日的前一天為止，官方選舉運動所獲許的時間是十三天。

第一天白天舉行了出征儀式。這一天，他上傳了一篇將自己過往人生濃縮成四句話的貼文：「我過著沒拿過1韓元的人生。我過著對強者強硬、對弱者溫柔的人生。我過著不說謊的人生。我過著遵守承諾的人生。」接著，他請求大家務必給予他為北區市民遵守承諾的機會。一名沒有政黨名稱背書而參選的候選人，所能展現的最終大概也只有過去的人生經歷與未來的承諾了。

隔天，競選宣傳車在巷弄間穿梭巡迴。5月22日，他寫下短文提及，有一名小學生看到宣傳車後奔跑了過來。幾天後，他又分享了兩名小學生的故事，說他們從遠處尋求許可，詢問是否可以拍照。孩子們並沒有投票權。然而在巷弄中，率先認出候選人並奔跑過來的，往往都是孩子們。五天後，他寫道：「我想成為在孩子們眼裡看起來平易近人的人。」

5月22日夜晚留在帳號上的貼文很簡短：「明天我會更加努力！」

無黨籍候選人的十三天，與政黨候選人的十三天面貌截然不同。若是擁有政黨組織的候選人，這段期間將填滿政黨的名字與政黨的人員。對韓東勳而言，兩者皆無。聯合新聞後來報導指出，他靠著支持者志工們的支援，彌補了組織上的劣勢。在他的帳號上，從第一天起也留下了「與非常努力的志工打了招呼」這樣的貼文。也有來自組織之外伸出的援助之手。

在第一天的出征儀式上，涵蓋保守派與中立派市民團體的「泛市民社會團體聯合」（泛師聯）宣告了支持。他介紹說，泛師聯議長原本討厭自己，也不贊同自己的核心思想，卻依然親自來到這個巷弄。5月23日，金泳三前總統之子、金泳三大統領紀念財團理事長金賢哲在競選辦公室宣告支持，他也回應表示將在釜山北區繼承YS精神。

本該由政黨承擔的工作由人們分擔了，剩下的部分則勢必得由候選人自己親力親為來填補。

那份熱情也反映在每天貼文的數量上。在他帳號上發布的貼文，較少的天數有二十四則，多的天數則達到七十八則。5月25日為七十五則，兩天後的5月27日則高達七十八則，達到頂峰。競選預告、在巷弄拍的照片、剛剛經過的小區與公寓名稱。貼文幾乎實時跟隨著候選人的腳步。最初每篇貼文附帶的口號是「北區的未來，堅持到底韓東勳」。

從5月26日起，新增了「北區每個角落都有韓東勳」與「巷弄巷弄韓東勳」。正如口號所述，他在德川站、南山亭站與龜南站附近打招呼；5月24日佛誕節當天，他在雲水寺與三光寺聆聽了市民的聲

音。貼文開頭經常附上「剛剛」、「現在」、「一小時前」等詞語。剛剛在樂天3期前，現在在龜浦1洞堂森附近，兩小時前在萬德2洞行政福利中心前。

他寫道：「只要大家跑過來，我會立刻下車。」對於在窗戶、陽台與屋頂揮手的居民，他回應道：「感謝大家開窗打招呼」、「謝謝陽台上的加油打氣」。在萬德Green Core公寓前，他上傳貼文表示有太多居民走下樓來而感到驚訝，也留下了有市民在行駛中的車裡請求簽名的故事。從5月27日起，「無論風雨雪霜，堅持到底與北區同在」這句口號也開始附在貼文中。

競選宣傳的工具也以身體與螢幕取代了組織。在預告下午5點於德川青春街Daiso前進行競選演說的同時，他告知將透過自己的YouTube頻道進行現場直播，並上傳了請求Instagram互關的影片，夜晚則搭乘車輛巡迴致意。在德川站與龜浦大橋進行了晚餐時間的致意，也有沒作預告便走向街頭與市民會面的日子。決定的動線並非來自政黨的日程表，而是由候選人的雙腳所創造。

單是在發布了七十五則貼文的5月25日一天，動線就繞了北區一圈。他寫道，當市民認出他並走近時，他便從宣傳車上下來。他在德川圓環下車與市民會面，繞行了龜南站附近，行經龜南市場大成公寓附近、樂天公寓與The East東門商場前，一路爬升到萬德2洞最頂端的新韓公寓附近。下午5點則排定了龜浦高麗堂三叉路口的集中競選演說。

這一天也上傳了妻子在敬老堂拜訪長者的貼文。此外就在這一天，萬德3洞商住混合密集區發生了火災。他寫道，為了不妨礙滅火工作，是在火勢獲得控制後才前往現場。接著表達了沒有人員傷亡實屬萬幸的話語、對想必嚇了一跳的附近居民表達擔憂的話語，以及對辛苦工作至深夜的消防員傳達的謝意。尋求選票而走過的巷弄，與發生火災的巷弄，是同一條巷弄。

這十三天並非只有握手與口號。他在選舉期間將北區政見分為三個方向進行發表。人潮與資金匯聚的城市：包含在洛東江興建K-綜合體育館、將洛東江一帶打造為文化、商圈與休閒相得益彰的金黃地帶、鋪設連接龜浦站與洛東江生態公園的生態空中步道，以及將金光晚霞橋通道連接至龜浦市場的承諾。日常生活幸福的精品城市。

包含了貫穿白楊山連接龜浦與草邑的龜浦隧道、龜浦大橋調撥車道制與輔助橋樑、龜浦站KTX加開班次、京釜線鐵路地下化。溫暖且更加堅實的城市：則是從兒童到青年、身心障礙者家庭、長者，涵蓋整個生命週期的福利。他寫道，只有人潮與資金匯聚，景氣才能復甦，商圈才能復活，工作機會才會增加。

也有因巷弄外的消息而停止歌唱的日子。5月26日，首爾西小門高架橋拆除工程途中發生坍塌事故，造成人員傷亡。他發文祈求犧牲者的冥福並慰問家屬，祈願傷者早日康復與消防當局的安全。隨後有報導指出，在他的競選演說現場切斷了選戰歌曲。

在發布了七十八則貼文的5月27日，轉載至他帳號的採訪中有著這樣的問答：「我認為自己沒有輸的自由，只有必須贏的責任。」隔天，上傳了一篇單行貼文：「吃過遲到的晚餐後，又要去拜訪市民了。」在白天的競選演說與夜晚的巷弄之間，晚餐勉強擠了進來。無黨籍候選人的一天，在其他人收拾餐桌的時間裡再次開始。對於認為自己沒有輸的自由的人來說，想必也沒有休息的自由吧。

5月29日，事前投票開始了。他在設於萬德2洞行政福利中心的事前投票所投下了一票。那正是他在一個半月前提交遷入申報書的同一棟建築。這一天也是政見與巷弄的面貌交會的日子。這一天，他寫道龜浦3洞如孤島般孤立，將透過連接龜浦與草邑的隧道進行徹底改變。

在事前投票當天，他再次遇見了一個月前拜託他務必建造該隧道的老母親，對方感謝他將其列為政見，他表示自己反而更加感謝。這一天他也寫道自己走遍北區每個角落打招呼，其中夾雜著一篇「看到月亮了呢」的短文。那想必是他走在巷弄中仰望的天空吧。同一天晚上11點10分上傳的貼文，則以「北區失去的20年」這句話開頭。

他寫道，沒有天然氣供應的幾個社區居民表示，無論向田載秀、朴敏植議員反映多少次都沒有用，若自己當選將親自跟進處理。針對這兩人的批判是他個人的主張。天然氣的故事是他聲稱在巷弄裡聽到的居民訴苦，而「失去的20年」則是他整個競選演說期間不斷重複提及的話語。

也有過攻防。選舉期間出現了對他提出虛假遷入戶籍疑慮的主張，他反駁稱其為「低劣抹黑宣傳」。疑慮歸疑慮，反駁歸反駁，皆成了新聞標題。在主張與主張相互交鋒之際，巷弄間的打招呼也未曾停歇。

5月30日在德川青春街進行競選演說後，他寫道：「風吹無法改變世界。唯有投票才能改變。」在當天的競選演說中，他表示與反對自己的政治人物競爭，但絕不與反對自己的市民爭執，這是他的鐵律。他在競選演說中也分享道，一位曾強烈批評自己的市民當天對他說：「不過你真的非常努力，我會投給你。」

他還表示，選舉結束後必須再次縫合傷口，而自己會承擔起縫合責任。同一天在龜南站前的商場，他表示國中生們得知他來了便在外面等待，感到相當神奇。當天也留下了說出「媽媽說如果遇到就要拍照回來」的6年級學生的故事。在孩子的這句話背後，想必有著在晚餐桌上討論這場選舉的家庭吧。在選票上，他的名字位於第六個，也就是最底下的那一欄。

號次6號。他是一名連自己那一欄的位置都必須先讓大眾知曉的候選人。

在5月的最後一天，他依然身在龜浦市場。當天帳號上發布的貼文為二十四則，在走訪巷弄的十一天當中是顯著偏少的數字。曾大聲疾呼的帳號開始漸漸省言慎語。「風吹無法改變世界。唯有投票才能改變世界。」前一天競選演說的話語在這一天再次上傳。

接著，日曆翻到了6月。以末班車打招呼揭開序幕的巷弄時光正走向終點。看見宣傳車奔跑而來的孩子、從窗戶與陽台伸出的手、發生火災的巷弄之夜、深夜11點上傳的天然氣故事，流經了那段時光。這條巷弄的選票是由什麼帶動的呢？是宣傳車的聲音嗎？是三個方向的政見嗎？是巷弄中緊握的手嗎？還是晚餐桌上的對話呢？沒有人能預先知道答案。

答案將在兩天後的夜晚，於開票所的燈光下揭曉。

第六章 凌晨的1,392票

2026年6月2日至6月4日

“請一定要投票，讓我們能改變國家。”這是2026年6月3日投票當天，韓東勳在Facebook發發的一行字。宣傳車與擴音器的時間已於前一晚結束，留給候選人的事只剩下拜託。他在這一天發了四十二則貼文。幾乎都是寥寥數行的呼籲。“現在請一定要投票。光靠風潮是無法改變的。用投票才能改變。”

也有只在“請投下您的一票”這七個字上加上標籤的貼文。同樣的拜託在早晨、在白天稍微改變形式重複出現。語氣雖淡然，但次數並不淡然。那次數想必替候選人說出了心聲。

早晨7點29分的貼文寫著前一晚的情形。“這是昨晚的最終造勢。直到最後，我都會對龜浦、德川、萬德竭盡心力。請一定要投票。光靠風潮無法改變，唯有透過投票才能改變。”貼文附上了五十多張照片。也有寫給志工的文字：“感謝直到最後一天深夜12點，在人煙漸稀的街頭持續做120度鞠躬拜票的志工們。”

這是6月2日，允許競選活動的最後一個夜晚發生的事。在幾乎沒有行人經過的街頭鞠躬致意，是不知道能不能化為選票的致意。有著持續鞠躬直到午夜的人們，而對於沒有政黨組織而出戰的候選人來說，這些人就是替代組織的力量。

他多次使用了“風潮”這個詞。支持的話語、讚許的掌聲、聚集在造勢現場的人群。那些就是風潮。風潮不會進入投票箱。進入投票箱的，只有蓋了章的一張紙而已。因此，投票當天的呼籲顯得無比緊迫。下午3點24分，他一一喊出了社區的名字。“萬德、德川、龜浦的市民們。為了北區的新未來，請投票給韓東勳。”

同一天，他還使用了最惡劣的低質政治這種表達，並寫道為了阻止李在明總統撤銷公訴的失控暴走，請投票給自己。三個社區的名字與瞄準整個國家的話語，並排在同一個帳號裡。

這一天全國舉行了地方選舉。選民們收到了好幾張投票用紙，用來選出市長、區廳長、教育監以及議員們。對於釜山北區甲的選民來說，還多了一張。那是國會議員補選的選票。在那張選票上，韓東勳的號次是6號。候選人只有三人，號次卻是6號，是因為前面的號次會先分配給擁有席次的政黨。

在他的貼文中，附有6號號次、無黨籍北區居民等標籤。龜浦、德川與萬德，他從春天起走遍的社區都在這個選區之內。這是一場填補前任議員因參選釜山市長而空出席次的選舉，媒體將此地列為激戰區。候選人共有三人：共同民主黨河政宇、國民力量朴民植、無黨籍韓東勳。保守派候選人的單一化最終宣告破局。

1月29日，他被國民力量開除黨籍。4月14日，他向萬德2洞行政福利中心提交了遷入申報書。5月15日，他登記為無黨籍候選人。在官方競選活動的十三天裡，他每天發布數十則貼文並走過巷弄。從開除黨籍的寒冬到開票的初夏，是四個多月的時間。沒有政黨之名而一路推進的勝負，最後的順序就

是這夜晚的開票。

這個夜晚所決定的不只是一個席次。這也是在檢驗於政黨之外政治是否仍能延續、一個人是否能戰勝政黨組織的夜晚。隨著投票箱關閉，拜託的時間也宣告結束。此刻任何話語都無法再動搖選票。剩下的只有投票箱裡的紙張，以及數字不斷變化的開票轉播畫面。

開票從事前投票箱開始。事前投票是讓人能在投票日之前先投下選票的制度，因此這些箱子裡的選票，是幾天前就已投下的心意。畫面最上方出現了河政宇的名字。差距超過了10個百分點。這是兩位數的劣勢。若是一般的開票，這會是被解讀為勝負已定的數字。當然，開票初期的數字只說明了整體的一部分。這樣的計算誰都會做。

即便如此，眼前的數字就是眼前的數字。他說過“單靠風潮無法改變”的話語，反過來正在考驗著他。凝視著那畫面的心情，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內心想必動搖過。但即便如此，他應該還是想著尚未開啟的正式投票箱而等待著。

從傍晚開始的開票跨越夜晚迎向凌晨。開票率越高，尚未開啟的選票就越少。剩餘選票越少，逆轉局勢所需的傾斜幅度就越大。對落後的候選人來說，時間往往就是這樣殘酷地流逝。然而，這個夜晚的數字卻朝著另一個方向移動。差距開始縮小。兩位數降到了個位數。

夜越深，畫面下方的開票率數字就越高，爭奪在排名前兩個名字之間展開。縮小的腳步相當遲緩。過了午夜，日期換成了6月4日。拜託的日子已過，等待結果的日子全新到來。即便如此，他的名字依然在下方。

開票所外的人們所能知道的只有畫面的數字，每當新數字浮現時，差距就稍微縮小一些，但順序依然維持原樣。在同一時刻看著相同數字、心境卻截然相反的人們，想必一同生活在這個選區裡。等待數字的那一方，夜晚想必特別漫長。

大約是凌晨1點52分。兩個名字的順序倒轉了。差距為0.8個百分點、578票。這是連每百名投票者中不到一人差距的極微差距。開票開始後，韓東勳的名字首次升到了上方。報導當選消息的新聞將這一刻稱為黃金交叉。意思是落後一方的線超越領先一方線的瞬間。從逆轉到判定勝負並沒有花太長時間。

大約凌晨2點，出了當選判定。這是即使把剩餘選票全部計入，順序也不會再次被翻轉的判定。判定出爐後，清點工作並未結束。必須打開最後一個箱子，開票才算完成。

換日之後，他的帳號始終一片平靜。在前一天傾瀉了那麼多拜託的帳號裡，無論是逆轉的凌晨還是判定的瞬間，都沒有發布新貼文。那是再也沒有理由握起麥克風、也沒有理由拜託蓋章的時間。那份沉默可能是焦慮，也可能是淡然。無論是哪一種，除了盯著畫面的數字之外，他當時能做的事想必別無其他。

最終統計這樣確定了：韓東勳35,056票，佔42.96%；河政宇33,664票，佔41.26%；朴民植12,866票，佔15.76%。三個人獲得的選票加總超過了8萬張。與河政宇的差距為1,392票、1.70個百分點。逆轉瞬間為578票的差距，在開票結束時擴大到了這個程度。

若回想夜晚時分的劣勢，1.70個百分點也是徹夜填平並超越的距離。這是一個以兩位數劣勢開始、經過個位數追擊、最終以凌晨逆轉收場的夜晚。

當選確定後，韓東勳表示：“感謝以歷史性勝利推動釜山北區發展、並支持重建保守派的偉大釜山北區市民。我一定會將釜山市民與大韓民國國民放在首位，切實完成賦予我的任務。”感謝指向了北區市民，決心則指向了完成任務。正如他在整個競選期間不斷提到重建保守派一樣，感謝的話語中也包含了重建。

對他而言，這次當選似乎既是北區的事，也是超出北區範圍的事。河政宇接受了結果：“謙虛地接受選舉結果。感謝用熱情與誠意支持我的各位。向當選的韓候選人致以祝賀。”這是簡短的三句話，沒有怨懟之詞。勝者選擇了歷史性勝利這個詞，敗者選擇了謙虛這個詞。

數字比兩人的話語更為沉寂。支持他的選票為42.96%，相當於每一百名投票者中有四十三人。其餘五十七人則在其他名字旁蓋下了印章。說北區選擇了韓東勳是對的，說北區超過一半的選票沒有選擇他也是對的。這兩句話在同一個夜晚同時為真。正如朴民植的得票所顯示的那樣，保守傾向的選票直到最後都分裂為二。

“即使分裂也贏了”的解讀，以及“正因為分裂才如此驚險”的解讀，似乎兩者都成立。也有評價認為志工填補了組織上的劣勢。這不是僅憑單一理由就能解釋清楚的夜晚。贏的選票與輸的選票都來自同一個投票箱，開票結束後，也都回到了同一個社區的早晨。

即便如此，似乎有件事是明確的。1,392票不是大勝的數字。也不是交給贏的人隨心所欲使用的白紙。這是不到一半的支持，也是每百票中不到兩票的差距。這看起來像是帶有觀察條件、近乎命令的數字。這是要求他也為沒有投給自己的那一半人工作的命令，也是要求他切實兌現巷弄裡的承諾——將北區打造為第一優先的承諾。

這道命令上沒有寫明截止日期。守約還是違約，將在整個任期內以及下一次選舉中被確認。

6月4日下午4點17分，他的帳號發布了新貼文：“今天為了出席國會大會，前往首爾國會。”附帶的照片說明是下午1點40分，國會本館正門階梯。在當選判定出爐不到十二個小時的時間裡，他已站在國會階梯上。那天他公開的第一則也是最後一則消息，就是這趟國會之行。

萬德的凌晨與汝矣島的下午之間還不到半天，享受當選之夜的餘暇似乎並不多。1,392票究竟命令著什麼，給出答案的時間就這樣從當選當天下午開始了。

第7章 回來的位置

2026年6月4日至6月12日

2026年6月5日星期五，無黨籍議員韓東勳首次到國會本館報到。韓聯社與《東亞日報》將他的足跡留在了報導中。一天前的6月4日下午，他的Facebook上發布了一張附有「下午1點40分，國會本館正門階梯」說明的照片，並寫著這樣一句話：「今天為了出席國會本會議，前往首爾國會。」

開票直到凌晨才以1,392票之差結束的當天，他竟已站在國會階梯前。當選確定後，他首次告知的去向不是北區的小巷，而是首爾的國會。那想必是熬夜之人邁出的腳步。比起接受祝賀，前往工作的事率先開始了。

登院是指議員前往國會開始工作的說法。在那條路上，沒有能並肩同行的同黨同事。無黨籍就是這樣的身分。作為替代，他在這一天向北區市民上傳了感謝文：「我會繼續拜訪並向各位致謝。今天因為國會首次登院來到首爾，明天會再次前往北區。」新生活的框架盡數容納在這兩句話中。在首爾做議員的工作，回到釜山北區向居民致意，這是穿梭於兩座城市的歲月。

國會對他而言並非陌生的建築。在擔任法務部長官時期，他曾作為回答議員提問的國務委員頻繁出入；在擔任執政黨代表時期，他曾作為引領政黨的人頻繁出入。然而，成為國會議員這還是第一次。以往回答問題的人，如今變成了提問與表決的人。通過補選當選的他所加入的國會，也是其他議員已經度過近一半任期的國會。

接著在2026年1月29日，國民力量開除了曾為自家代表的他。僅過四個多月，他便在沒有該黨名稱的情況下，以一名議員的名義回到了同一棟建築。建築依舊，身分卻已完全不同。

本館內有著將他開除的政黨議員。他們是今後將在同一個會議場表決、在同一條走廊相遇的人。走進他們身旁的心情，絕不可能只是輕鬆自在。開除並非他主動請求的事，但這次的回歸卻是他用選票創造出的結果。歡喜與生疏、自豪與孤獨，想必都交織在每一步之中。

他也許曾設想過走完復黨程序、以政黨之名堂堂正正回歸的場面。然而現實中的回歸，似乎比那更加孤獨。他走進的不是政黨開啟的大門，而是選民開啟的大門；無論坐在大會場的何處，那個席位都不是政黨給予的，而是北區打造的。儘管如此，寫給北區市民的文章卻十分淡然。表達感謝與表示會再回去的話語，便是全部。

不將目光停留在昨天的汝矣島，而是投向明天的北區，這想必是他所選擇的心態。

同一天的Facebook上，還發布了一張風格不同的照片：「觀看Channel A專訪的北區熊。」這是熊吉祥物「北區熊」正在觀看他電視專訪的照片。即便當選，這隻吉祥物也沒有退休。國會本館階梯與熊吉祥物並排展示在同一個帳號中，首爾的緊張身旁，伴隨著北區的幽默。

星期六6月6日是第七十一屆顯忠日。這是追悼為國捐軀者的日子。他如他所言來到釜山，並寫下自己在聯合國紀念公園追悼了守護洛東江防線的英雄們。在顯忠日的文章中，他這樣寫道：「國家的品

格，始於完整地銘記他們。」這是一篇強調為國捐軀者不應根據陣營與政治利害關係被選擇性追悼的文章。

他還表示禮遇的死角依然存在，若有能透過立法解決的事，絕不會有所疏忽。文中附帶了一項寫有新工作地點房號的承諾：「議員會館1022號的大門將始終為各位國家有功者及其家屬敞開。」成為議員後迎來的首個顯忠日，他許下的承諾，正是敞開大門的承諾。

星期日清晨，他寫道向登山的市民進行了當選致意。這是從日出前就開始的致意。他走訪了華明生態公園的新萬德足球會與羽球同好會，並在紀念新村運動倡議56週年的和樂融融大會上向釜山市民致意。這是一天內奔波多地的行程。

星期一，他造訪了龜浦畜產品批發市場，並寫下「大家非常熱情歡迎」；他還站在龜浦大橋十字路口與南山亭站十字路口。在德川圓環，他說因有一位志工仍在繼續致謝，便與對方一同致意。星期二，他在大韓老人會北區支部向長者們行大禮，並分兩天造訪了北區報勳會館。他還站在Green Core十字路口，並於星期三在新萬德農協十字路口致意。

Facebook上一天之內數次發布感謝的話語。這條路線與選舉時所走的路沒有太大的不同。只不過，如今已不是請求選票的腳步，而是感謝選票的腳步。

在同一個星期、同一個Facebook帳號上，交替發布著溫度截然不同的文章。他寫道，李在明總統在記者會上明確表示希望撤銷對其案件的起訴。撤銷起訴是檢察機關撤回起訴從而中止審判的程序。他表示若發生這種事，將發起彈劾，自己會與國民一同走在前列。「若戒嚴是彈劾，撤銷起訴也是彈劾。」

當選僅數日，他的說話語氣便回到了過去與政府正面交鋒的模樣。十字路口的感謝致意與針對總統的警告信，以數小時的間隔穿過同一個畫面。同一雙手寫下了這兩篇文章。這是令人難以相信屬於同一個人帳號的落差。

6月11日星期四，他拜訪了憲政會元老並致意。憲政會是曾任國會議員的元老聚會。剛重返國會的議員聆聽了很久以前走過這棟建築的前輩們的教誨。他這樣寫道：「憲政會元向前輩們的教誨，必銘記在心，定會實現良好政治與保守再建。」

釜山地區電視台KNN上傳的影片標題中，附有元老們極力讚賞源源不斷時，他無法掩飾微笑的文句。無論是「極力讚賞」還是「微笑」，都不是他選擇的詞彙，而是電視台選擇的詞彙。

專訪也接踵而至。他在Facebook上轉載了6月11日《讀賣新聞》報導的韓文全文。日本報紙將首爾的吳世勳與釜山的韓東勳合稱為「兩位勳」，並寫道處於瀕死狀態的保守派獲得了重建的基石。轉載這篇報導的正是他本人。他想必是希望展示外界的眼光如何解讀自己的勝利。

報導中還包含了他回顧最初被評價為冒失的參選，如何逆轉為依賴募款與志工的草根選舉。文章中也有這樣一句話：在決定開除的1月29日記者會上，他留下了「一定會回來」的宣示。正如這句話所言，他回來了。只不過，回到了何處成了留下的問題。雖然回到了國會，但尚未回到政黨。

同一天他分享的《朝鮮日報》專訪標題，並列呈現了那個提問與回答：「恢復國民力量黨籍？將順應民心的時鐘。」是否會回到將他開除的政黨這一問題，無論走到哪裡想必都跟隨著他。他沒有急於回答，而是推遲在「民心的時鐘」這句話之後。這是一個既非拒絕也非承諾的回答。這似乎意味著掌握時針的一方不是自己，而是選民。

同在6月11日，Facebook上又發布了一篇截然不同的文章。這是一篇透露自己處於禁止出境狀態的文章。禁止出境是出於調查等原因，阻止人員離開國境的措施。他這樣寫道：「民主黨政治特別檢察組在沒有任何根據的情況下，僅憑一份親民主黨團體的誣告性舉報信就對我實施禁止出境，隨後在未採取任何行動的情況下延長了禁止出境，明天6月12日就是延長的禁止出境到期日。」

他說這只能被視為意圖在釜山北區甲選舉中對其進行抹黑的企圖，並表示這段時間甚至從未收到過聯絡。「且看是否會再次延長。就算不延長，或者延長，都是喜劇。」若按他的主張，禁止出境始於選舉期間，並持續至當選之後。這意味著無論是在奔波爭取選票期間，還是在獲得選票之後，他都是無法出國的人。這些全是他貼文中包含的主張。

關於禁止出境原因的特別檢察組說法，並未包含在那篇文章中。

隔天6月12日早晨，他分享的韓聯社TV訪談標題稱他為在激戰區生還的國會議員，該標題末尾也附帶了恢復黨籍這個詞。他寫道在此次訪談中就撤銷起訴一事談及了李在明總統與鄭清來代表。下午則發布了特別檢察組再次延長禁止出境的文章：「李在明政權的政治特別檢察組正在進行『幼稚的心理戰』。」他也提出了質問。

「韓東勳必須三次遭受禁止出境的原因是什麼。」他接著這樣寫道：「為了讓韓東勳落選而實施禁止出境，選舉結束了想就此收手覺得丟臉嗎。」元老們的極力讚賞與特別檢察組的延長通報之間只有一天。當選的早晨與調查的陰影在同一週到來。

同一天，他也沒有忘記寫給北區的文章：「北區萬德、龜浦、德川的市民各位，謝謝你們。我會努力的。」萬德、龜浦與德川是他奔波了兩個多月的街區名稱。針對特別檢察組的質問與面向市民的感謝在數小時內經過了同一個帳號。彷彿無論國會的鬥爭如何蔓延，唯獨問候絕不缺席，感謝的文章在這個星期的開頭與結尾準時出現。在那兩篇文章之間，便是一名無黨籍議員的一天。

重返的國會中，無黨籍議員的位置在哪裡？政黨的會議室、政黨黨論的藩籬，對他而言皆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往返於首爾與釜山的身軀，以及將那具身軀送往國會的北區選票。重新考量那每一張紙重量的日子，正在登院後下一週等待著他。

第八章 一張選票的重量

2026年6月13日至6月22日

「這是新印的名片。」2026年6月18日，韓東勳在臉書上發布的文章這樣開頭。「為了無論在何處都能多提及並宣傳龜浦、德川、萬德，我放上了龜浦、德川、萬德。我會竭盡全力。」名片是遞給初次見面之人的一張紙。即使只寫上姓名、職銜和聯絡方式，也能發揮名片的作用。在那狹小的紙片上，初任議員又刻上了三個社區的名字。

無論是在首爾的會議室，還是在國會的走廊，這都是為了讓接過名片的人能讀到一次、聽到一次龜浦、德川和萬德這些名字所作的深思熟慮。僅在三個月前對他而言還很陌生的社區名字，如今已成為從他指尖最先遞出的名字。國會議員的名片能傳到很遠的地方。傳到部長的桌上、記者的手冊旁，也會觸及初次見面的公務員口袋裡。

那每一雙手中，釜山北區的三個社區都被一同遞了過去。當選之後，他的文章裡依然附帶著「北區的未來，始終如一韓東勳」這樣的文句。名片正是將那份決心放在紙上的物件。

在發布名片文章的五天前，即6月13日星期六，他在釜山。僅在這一天，他的帳號就累積了十篇文章。清晨，他分享了一篇自己出席的電視訪談新聞。標題是《聽「強力的0.5屆」韓東勳議員說》。因補選當選而工作四年任期一半的議員被稱為0.5屆，而在其前面加上了「強力的」這一修飾語。天一亮，釜山的一天開始了。

「都開公公寓剪草承諾，進行中。」這是報告在選舉時與居民許下的承諾在當選後依然持續推進的五個語節。隨後是與妻子一同在德川綜合社會福祉館進行麵條志工服務的文章，接著是在北區端午活動中打糕槌的文章、向登山會市民打招呼的文章，以及會見清晨前往三寺巡禮的雲水寺市民的文章。到了夜晚，他一走出飛機就前往了華明生態公園的夜市。

他寫道，因為在洛東江邊，非常涼爽舒暢。這一天還有一個需要恪守的承諾。那是遷入萬德2洞的隔天，曾一同進行夜間巡邏的自治防犯隊青年結婚的日子。他寫道，當時答應過一定會去，而今天就是那一天，祝願對方幸福。兩個月前在巷弄裡許下的一個承諾，就這樣實現了。

無論是星期日還是星期一，文章仍在持續更新。透過視訊通話致以當選問候，留下了請求互相關注的問候，並簡短地發布了在釜山北區青年就業希望音樂會與槌球大會上遇見市民的消息。這一段時間，他的文章裡屢次附上了「保守重建」這個詞。6月15日，發布了傳達他稱為前輩的柳寅鶴、林福鎮兩位的發言的文章，朴商熙、姜秀林兩位的發言緊隨其後。

那些日子裡，身體奔波於北區的活動現場，言語則投向整個保守陣營。

6月17日星期三，他告知大家參加了由裴俊英、金健、金藝智三位議員主辦的國會討論會。沒有黨籍的議員，國會日常日程就是由這類邀請與出席構成的。對於沒有政黨會議的人來說，同僚議員們舉辦的每一場討論會，都是結識一同工作夥伴的管道。同一天，帳號上還發布了「祝賀我們的龜浦市場

！」這句簡短的祝賀。那些日子裡，首爾的討論會場與釜山的市場在數小時的間隔內，並列記錄在同一個帳號中。

在介紹名片的6月18日星期四，同一個帳號上同時發布了兩篇份量不同的文章。早晨7點47分發布的文章這樣開頭：「『廢除事前投票並延長正式投票』是我長期以來的想法。」一年前即2025年3月的新聞報導一併附在其中。

內容提到，他在擔任法務部長官時曾提出必須進行人工計票的意見，在擔任非常對策委員長和黨代表期間，曾主張讓管理官親自蓋章於事前投票用紙上，並公開主張與其廢除事前投票，不如延長正式投票期間。事前投票是允許在規定的選舉日之前提前投下選票的制度，因此若僅聽到廢除的主張，可能會被聽成是要減少便利性。

因此，在他的主張中總是附帶著延長正式投票期間。保留投票機會的同時，以可信賴的方式進行管理，這是他長期以來的答案。在那篇報導中，他的話裡包含了一個比喻：「在陽光照不到的陰影下，霉菌容易滋生。」這是指必須拉開窗簾，讓選舉管理委員會的各個角落都沒有陽光照不到的地方。

上午11點45分發布的文章，從轉錄前一天發布的聲明開始：「昨天隨著真相調查委員會委員長趙賢旭的宣布，證實了中央選管會常務委員魏哲煥曾接獲關於造成本次參政權侵害事態的主要原因之一——縮小選票印刷的報告。」接著，他轉述了宣布內容：雖然接獲了報告，但事情卻由事務總長代為決行處理，甚至沒有向中央選管委員長報告。要求非常明確。

根據他的文章，魏哲煥常務委員當時正擔任選管委員長代理職務，應該立即追究那個人的這次事態責任，而野黨則應發起彈劾罷免。他寫道，必須確立一項先例：輕視國民參政權的選管會負責人甚至可能面臨彈劾。他還附上了警告，表示將與國民一同觀察民主黨是否同意這項彈劾罷免。

文章中還有一句話：若只是口頭上說參政權不是朝野的問題，卻因為他是李在明總統指名的常務委員、是總統的司法研修院同期而包庇護航，就難逃國民的指責。對於以1,392票之差來到國會的人來說，一張選票是什麼樣的物件，恐怕不是計算，而是切實的感受。因為從春天到夏天在巷弄裡牽過手的人們的心意，都寄託在那薄薄的紙上傳到了國會。

在週末，社區問候與制度話題同樣並行展開。6月19日星期五，他在德川第一教會舉行的6·25愛國祈禱會上致意，並再次走訪了龜浦市場。他寫下了長期以來的想法，認為當今世界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有許多相似之處，並推薦了一本將此內容寫得通俗而不沉重的書。星期日，他去了萬德的老人亭，一篇簡短的文章傳遞了這一時期的氣氛。

「選舉結束後又來了，大家又給我飯吃呢。」即使選舉結束，也有給他飯吃的人們；即使選舉結束，也有前來拜訪的政治人物。「星期六早晨，在德川咖啡館」這類告知社區早晨的文章，也毫無例外地夾雜其中。同一個週末，他分享了地方電視台KNN製作的影片，沒有附帶任何說明。那是一支標題為在選管會疑雲揭開之際、一年前韓東勳的發言再度引發關注的影片。

在擔任候選人時期，他是個批判制度的人。在文章中、在採訪中，說出拉開窗簾，就是當時所能做的事。言語要有人聽才有力量，獲得選票才有資格。北區的選民在過去的6月3日給予了他那個資格。

國會議員則不同。是可以提出法律案的人，是將言語轉化為條文為職業的人。

6月22日星期一，他成為議員後提出了第一份法案。即《監察院法》修正案，主張將選舉管理委員會納入監察院的職務監察對象。韓國經濟新聞與金融新聞報導了這項提出。國會議員可以處理的主題無窮無盡。經濟、教育、福利、國防。在眾多主題中，他第一個選擇的是選舉。

他將把自己送進國會的程序，即選票被印刷、管理與計票的程序，作為第一項工作。監察院是監督國家機關是否公正履職的機構，而職務監察則是查看在該機構工作的公務員處理事務情況的檢查。將管理選舉的機構也置於該目光之下，因此他長期以來主張拉開窗簾的說法，就這樣開始具備了條文的形式。

然而在反對的一方，立足著不容輕視的邏輯。選舉管理委員會是憲法直接設立的獨立機構，擔憂若管理選舉的機構接受其他國家機構的監察，其獨立性可能會受到動搖。第一份法案便落入了這兩種邏輯對峙的正中央。法案無法獨自提出。

國會法規定必須有十名以上的議員共同具名才能提出，因此無黨籍議員必須先從黨外尋求這些名字。提出也僅僅是開始。要成為法律，還留有委員會的審查與院會的表決，而6月22日的修正案只是一份剛剛受理的文件。

在提出法案的星期一，帳號上也並列發布了關於釜山的文章。關於在華明生態公園舉行的同一亞洲節公園音樂會上遇見市民的文章、關於去了2026釜山北區羽球分級聯賽的文章、關於在龜浦2洞青年會的鄰里互助分享一日啤酒屋致意的文章。還有關於在德川圓環再次見到了每天都見面的鞋子大哥的文章。這十天之間的短文幾乎都以相同的話結尾。

「我會竭盡全力。」擔任候選人時使用的結語，在成為議員後依然如故。「乾杯。我會竭盡全力。」這句只有兩句話的文章也夾雜在其中。在首爾，修改選舉制度的法案被受理；在釜山，羽球場與生態公園的問候仍在持續，這就是這樣的一天。

名片與法案兩者都是紙張。名片只要遞出去便完成了它的任務，但提出法案卻是工作的開始。沒有政黨名義提出的法案要跨過委員會的門檻並在院會表決中存活下來，就必須贏得其他議員的心，而那些議員每一個人最終也是在選票上被選出來的人。他寫道這是長期以來的想法。那個長期以來的想法，如今掛上了國會的受理編號。

名片所告知的是姓名，而法案想要改變的是規則。姓名說上十次就會為人所知，但規則必須在表決中獲勝才能改變。言語要成為法律，還需要些什麼？在這個問題尚未平息之前，需要用法律語言追問的下一個問題，正在國會外的工廠裡迎面而來。

第九章 工廠與法律的提問

2026年6月23日至6月26日

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韓東勳的臉書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這是他以無黨籍議員身份進入國會滿三週的星期五。這是將前一天晚上發表的文章在一天後再次頂上來的。標題本身就是一個提問：「總統施壓集團掌門人做出決定，難道就得回答『是』並照單全收嗎？」提問後面附帶著警告。

那是警告董事們若不反對，將因違反修改後《商法》的忠實義務而承擔法律責任。這是一篇圍繞著三星電子與SK海力士即將興建的半導體第二聚落，那座大工廠究竟該落腳於哪塊土地的文章。

他寫道，李在明政權召集三星和SK的掌門人，施壓要求將半導體聚落建在湖南地區。他還表示，如果屈服於施壓的掌門人接受了，政府就會宣布這是企業自行決定的投資。同時，他拿出了朴槿惠政府時期的Mir財團和K體育財團事件。他質問，這與當時說企業是『自發』捐款有何不同。

也就是說，那起事件推波助瀾地導致了朴槿惠政府的倒台。對於現在的施壓，他還使用了『八十八年式的時代錯誤手段』這種詞彙。政府與掌門人之間實際上進行了怎樣的對話、政府方面的說明如何，文中並未提及。這完全是他所描繪的畫面。

文章的份量落在了法律條文上。公司裡有一群被稱為董事的人。他們是聚集在董事會裡決定股東所託付的公司重要事務的人。《商法》賦予了這些董事忠實義務。這是為了公司的利益而非個人利益工作的義務。修改後的《商法》將股東寫入了該義務的對象中。這意味著董事既要對公司忠實，也要對股東忠實。

韓東勳將這一條文轉而指向政府。他寫道，如果因屈服於政治施壓而做出損害股東的決定，那正是違反忠實義務，董事們將承擔法律責任。他還表示，三星電子與SK海力士是擁有500萬名韓國國內個人投資者持股的公司，僅國民年金持有的這兩家公司股票截至上個月就達260兆韓元。他對兩家公司的董事會提出了叮囑。

即董事有義務和責任為了多數股東與企業的未來做出決定，因此應反對強迫。他還寫道，如果因此遭到政權的報復，他將挺身而出予以保護。「請斷然反對。」

他寫道，聲稱要保護小股東而強行推動修改《商法》的正是李在明政府。他將該政府制定的條文，變回了衡量該政府的尺子。曾是檢察官、法務部長、政黨代表的人，如今以既無黨派也無組織的新科議員身份面對政治。留在他手中的武器是法律的語言。將權力與企業之間發生的事情轉譯為義務、責任與違法等詞彙，這想必是他習以為常的方式。

半導體的話題從兩天前就一直在延續。在6月24日星期三下午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中，他將圍繞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紛爭稱為『明清大戰』，並寫道半導體工廠的選址決定絕不能被用作那場打鬥的『子彈』。政權正在將第二聚落落戶湖南地區做成既定事實，以及龍仁的聚落尚未竣工就被聲稱已經飽和，這些是他提出的依據。

他舉了2019年SK海力士與2023年三星電子的龍仁投資為例。表示企業的判斷在先，政府則是協助了該判斷，今天的半導體強國就是這樣打造出來的。半導體投資的成敗要在10年、20年後才能判定，如果任期5年的政府出於政治算計干預選址，其成本與風險將由企業、國民及下一代承擔。

半導體是攸關國家未來的產業，因此絕不能用政治邏輯來處理，這是他一貫的主張。同一篇文章，他在三天內發表了三次。看來他認為這不是說一次就能過去的事情。

建一座工廠，需要許多配套條件。必須有不間斷的電力供應，有運轉工廠的水源，還要聚集能工作的人員和供應零件的公司。工廠來了，工作機會就來了，離開的年輕人也會回來。因此，無論哪座城市都在等待著大工廠。

在人口與資金向首都圈傾斜的國家裡，那份渴望十分迫切，而由政府出面將產業地圖畫得均勻的區域均衡發展邏輯，正是建立在那份迫切之上。韓東勳也寫道，他同意均衡發展是重要的政策目標。他追問的是順序問題：是企業先權衡、政府來協助，還是政府先決定、企業來服從？

他給出的答案是，與其強行拆過來其他地區的第一名產業，不如扶持該地區能做到第一名的產業。身為釜山議員的他，不可能不知道等待工廠的地區的心情。即便如此，他依然寫道企業的判斷應在首位。

那一週他展開的論爭並不局限於半導體。6月23日星期二，他告知大家自己參加了由金亨東議員主辦的國公立大學整合模式活動，也參加了由韓起鎬議員主辦的以安保與報勳為主題的活動。當天還發表了前往拜訪釜山個人計程車司機聚會「一心同友會」並致意的文章，文中還附帶了曾承諾選後會再來的語句。

新科議員的平日行程跨越了國會的活動現場與釜山的巷弄。同一天臉書上也發表了一篇長篇反駁文。這是回應宋永吉議員在電視採訪中點名自己的文章。

戰時作戰統制權是爆發戰爭時指揮軍隊作戰的權限。目前韓國與美國共同組成的聯合司令部擁有這項權限，將其移交給韓國軍隊被稱為戰作權移交。急於收回的一方與主張準備優先的一方長期以來在此問題上相持不下。他將宋議員在採訪中所舉的例子逐一進行了剖析。

他讓人思考自行擁有戰作權的阿富汗政府是如何崩潰的，並指出像亞丁灣應對海盜這樣的作戰與面對擁有核武之對手的全面戰爭在規模和性質上截然不同，60年前在越南的案例也不能直接搬到今天的韓半島。他寫道，長期來看並不反對收回戰作權本身，他提出質疑的是操之過急的移交時機與方式。

文章的結尾是這句話：「國家利益優先於自主派的虛張聲勢與幻想。」

6月24日凌晨3點52分也發表了文章。那是關於在西海遭北韓軍隊射殺身亡的公務員故李大竣先生的故事。他寫道，看到民主黨議員們不想著向遺族道歉，反而嚷嚷著造假起訴等大言不慚，令人感到荒謬。他還主張李在明政府的壓力阻礙了這起事件真相的查明，逼迫檢察機關放棄了上訴。

這是一段對方聽了會有不同說法的故事，這也是包含在他文章中的他個人主張。這篇文章在第二天又發了一次。凌晨三點多還在寫長文的日子仍在持續著。不知是憤怒還是焦躁，定是有什麼東西驅散了他的睡眠。

6月25日星期四，他發表了接受日本《朝日新聞》採訪的消息。朝日新聞是在選舉期間親自來到北區的造勢現場採訪並報導過的報紙，他寫道，選舉結束後對方再次請求採訪，他便懷著愉快的心情答應了。鄰國的報紙記住了穿梭於釜山北區巷弄間的無黨籍候選人，並再次前來拜訪。

看來在沒有政黨招牌下進行的勝負，在國外也成為話題。這也是在特別檢察官對自己實施出境限制、由他親自公開後過了兩週左右發生的事。那一週，他還發表了與負責清理國會議員會館10樓的清潔阿姨們及相關負責人共進午餐並聆聽她們困難的文章。談論總統與集團掌門人的文章，與分享清潔工人午餐故事的文章，在同一個帳號裡並列相鄰。

接著星期五到了。6月26日 his腳步停留在北區的巷弄裡。在前往老人亭的路上偶然遇到了龜南小學的孩子們，那篇文章附上了「再次相遇的小豆子男」的文字。他在德川1洞行政福利中心舉行的新村文庫26週年紀念儀式上致意，在Silver Bell福利館長者的出遊路上致意，並在萬德川拯救活動中會見了市民。標題為『是韓東勳』的短影片也上傳了。

「我會盡心竭力。」這句話在當天的文章中一再被寫下。這一天向著首爾用條文與數字進行質問，而在北區向孩子們與長者致意的一天。

晚上發表了一篇短小而尖銳的文章。他主張政府的政策室長先跑去向廣播人金歐俊報告三星和SK的投資問題，並質問道：「金歐俊是三星、SK的大股東嗎？」晚上10點55分，螢幕再次被半導體的數字填滿。他面向李在明總統質問，光州和全南電力與用水充足、因而要轉移半導體工廠的說法是真的嗎。

他寫道，太陽能電力只有出太陽時才能產生，但最新的半導體工廠連百分之一秒的電力波動都不能有；聚落要運轉每天需要約43萬噸工業用水，但供應水源的榮山江流域現在水資源就已不足。他還質疑，為何一定要執著於湖南地區的再生能源，釜蔚慶（釜山・蔚山・慶南）和江原道也有穩定的核電。

雖然這是一篇密密麻麻寫滿數字與單位的文章，但那些數字也是他挑選來的依據。在文章末尾，他寫道必須阻止殺雞取卵（剖開下金蛋的鵝的肚子）的事。前往老人亭路上的致意與深夜對工業用水的計算，擺在了同一日期之下。

決定一座工廠落腳何處的事，牽涉到電力、牽涉到水、牽涉到人們的生計，牽涉到10年後20年後的時間。那個決定應該由誰來做？是總統、集團掌門人、董事會，還是持股的500萬人？韓東勳引用《商法》條文給出自己的答案，但一座工廠的位置究竟該由誰來決定這一問題本身，依然留在條文之外。六月的最後一個週末正悄然臨近。

第10章 制服與電費

2026年6月27日至7月3日

6月28日星期日下午五點多，韓東勳的Facebook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這是一篇以「今天是第二次延坪海戰戰勝24週年」開頭的文章。他寫道，2002年6月29日，在全國都沉浸於世界盃歡呼聲中的那天早晨，海鷗鷺357號官兵堅守西海北方界線到了最後。接著，他連同軍階逐一唸出了六個人的名字。

尹永夏少校、韓相國上士、趙天衡上士、黃道顯中士、徐厚源中士、朴東赫兵長。六個名字前面都附上了代表故人的字樣。六位官兵未能從那片大海歸來。

第二次延坪海戰是2002年6月29日發生在西海延坪島附近海域的南北韓海軍交戰。北方界線是劃在西海的南北韓海上境界線。這條線附近此前也曾發生過大小不一的衝突。那天早晨，北韓警備艇越過該線進行奇襲攻擊，名為海鷗鷺357號的小型高速艇挺身迎戰。大海雖然守住了，但六名官兵失去了生命。

那天晚上，在韓國的世界盃季軍賽來臨之前，街頭充滿了紅衣與應援的歡呼聲，歡呼與炮聲發生在同一天。長期以來也有說法認為，正因為歡呼聲太過高昂，那天早晨的大海曾一度在國家的記憶中被邊緣化。二十四年後的星期日，一位初任議員再次唸出了那六個名字。他將這一天稱為戰勝紀念日。

這大概是希望人們將其記憶為一場成功守住的戰鬥，而非戰敗的戰鬥。

文章接著講述了銘記與禮遇的故事。「一個國家的品格，取決於如何銘記與禮遇那些展現勇氣並做出奉獻的人。」他還寫道，給予人們國家會陪伴到底的信念，正是報勳的出發點。報勳是指國家照顧那些為國奮戰而負傷或離世的人及其家屬的事務。身穿制服的人應國家的召喚，站在危險的地方。

唯有國家做出陪伴到底的承諾，這份召喚才能變得光明磊落，而報勳正是守護這份承諾的事務。他結尾寫道，六位官兵的犧牲並不會隨著時間流逝而被抵銷，他會負責到底，減少報勳的盲區，並依據現實情況矯正禮遇基準。這可以理解為不再用很久以前定下的標準來衡量今天的痛楚。盲區是指制度未能照顧到的死角。

雖然需要幫助，卻因條件不符而站在那個死角裡的人依然存在。二十四年是一段足以讓那天誕生的嬰兒成長為成人的時間。遺族與戰友們在這段時間裡，想必每年6月底都是與那片大海一同度過的。

同一天凌晨，還有一篇宣傳與《時事週刊》（Sisa Journal）採訪內容的文章上傳。「為國家奉獻者的傷痕，不僅僅是肉眼能看見的。」這是他在採訪中說的話。留在身體上的傷疤肉眼可見。然而，戰場上的記憶即使在幾十年後的深夜依然重現的心靈創傷，卻不會顯露於外。醫生們將這種疾病稱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所謂創傷（Trauma），也是指巨大衝擊在心靈留下的傷痕。他提到美國與英國等國將參戰軍人的創傷與精神健康問題視為國家而非個人應負責的領域，並表示我們也應將報勳的範圍從身體的補償擴展到心靈的恢復。這意味著正如身體傷痛有補償與手術一樣，心靈傷痛也應得到相應的照護。

這是一項提議，旨在擴大報勳醫院的心靈療癒中心，並將委託醫院與地方精神健康機構連結起來，建立一個無論住在何處都能獲得心理諮商、治療乃至家庭支援的體系。由於報勳醫院僅分布在少數大城市，住得遠的人會使用國家指定的社區委託醫院。心靈治療無法靠一兩次看診結束，需要長期就醫，因此意味著居住地附近必須有諮商與治療的門路。

因為守護在傷者身旁而一同心力交瘁的家屬，也被納入了照護的視野。紀念日的決心與診療室的計劃，在同一天並排於同一個帳號上。

三天後的7月1日凌晨1點50分，這次他針對棒球場發生的事情發文。在高中的棒球比賽中，有人將5·18光州民主化運動作為對對手喝倒彩的素材，而年輕選手們被處以6個月禁賽處分。禁賽是在指定期間內禁止出場比賽的懲罰。他的文章簡短而明確。喝倒彩是「錯誤的」。

然而「對年輕學生處以6個月禁賽過於嚴苛」。接著，他單獨寫下了一句話：「他們還只是年輕學生。」

5·18光州民主化運動是1980年5月光州市民挺身抵抗軍事政權、要求民主，卻在戒嚴軍的槍砲刀劍下失去許多生命的事件。即使四十六年過去的今天，這依然是未曾癒合的傷痕。將他人的巨大悲痛當作加油應援時的嘲弄對象，會讓帶著那份悲痛生活的人們再次受到傷害。嘲諷那份傷痛的言論過去大多出自政治極端，每當此類言論出現時，保守政黨都會陷入困境。

斷言錯誤為錯誤的聲音往往太遲或太微弱。然而，一位在釜山北區甲當選的保守派政治人物卻在凌晨發表的文章中，毫不猶豫地斷言這是錯誤的。這既非涉及光州的選票，也沒有保證所有支持層都會歡迎這番話。這似乎表明他將是非對錯的判斷置於陣營的眼色之前。同時，他也考量了懲罰的輕重。

他的順序是先給出錯誤的判斷，隨後才談及懲罰。對高中選手而言，六個月是可能讓一整季完全消失的懲罰。他寫道，在節目中聲稱應該用坦克碾平的成年廣播人僅做道歉便繼續做節目，難道不是嗎？這是對在成人的錯誤面前鈍化的天平卻唯獨在孩子們的錯誤面前變得苛刻這一現象提出了質疑。

這意味著錯誤歸錯誤，但懲罰應考量年齡與處境來裁定。文章既未單純偏袒為5·18傷痛心碎的一方，也未單純偏袒擔心年輕選手的一方，因此可能會讓兩邊都感到失望。即便如此，他依然寫下了這兩種判斷。

隔天的7月2日，發表了一篇只有三句話的短文。「如果制定77法，像我這樣的政治人物將成為受益者。然而我斷然反對。因為這是憲法與常識的問題。」當時政治圈正流傳著制定被稱為77法之法案的討論。他在這篇文章中並未詳細寫出該法案究竟要改變什麼、如何改變。但文章傳達的事實很明確。

那就是如果制定該法案，像自己這樣的政治人物會得到好處，但即使如此依然反對。所謂「斷然」，是預先切斷自己退路的用語。在審判中，法官不承理與自身利益糾纏的案件是長久以來的原則。因為在自己的事情面前，任何人都會遮蔽雙眼。政治領域並不適用這種原則，因此國會議員總是親自處理對自己有利或不利的法案。

因此，先明言自己會成為受益者隨後予以反對的語句格外引人注目。憲法是國家的最高約定，而常識是普通人的標準。他沒有將損益作為反對理由，而是將這兩者作為反對理由。大聲高喊反對這件事

本身，當然也可能被解讀為建立聲譽的計算。我們無法洞察內心的真實想法。然而，若將他在這一週裡選擇的話語並列來看，脈絡便會趨於一致。

關懷身穿制服者看不見的傷痛，並在對陣營毫無益處的光州議題上率先劃清界線的人，這次推開了能讓自己獲利的法案。這是一種將判斷基準確立在眼前的利害得失之外的態度。雖然未必完全沒有計算，但率先拿出憲法與常識這把尺子的手，看起來更接近於信念。

7月3日星期五晚上10點15分，這一週的最後一篇文章上傳了。「工業用電費應依區域實行差異化，將非首都圈的工業用電費降至低於首都圈。」工業用電費是工廠與公司使用的電價，而所謂差異化是指給予差異並做出不同訂定。這意味著依區域不同來劃分電價，讓首都圈以外的工廠享有更便宜的電價。

發電的電廠多位於地方與沿海地區，但大量使用該電力的地方卻集中在首都圈。他寫道，既然已經立法，就沒有推遲的理由，而且歐洲等其他國家已經實行，因此無需擔心副作用。法律已經存在所以只剩執行，以及其他國家已經在做所以無需害怕。這是預先阻擋反對方擔憂的兩個回答。

電價若變便宜，公司在選擇建廠地點時地方就會進入視野。工廠帶來工作機會，有了收入人們就不會離開。為了尋找工作機會而離開故鄉的年輕人的故事，在釜山也並不陌生。當然，劃分電價的做法總會產生負擔變重的一方，因此對首都圈的工廠來說，這可能不是個令人高興的消息。

地方城市長久以來注視著人口、資金與工廠僅向首都圈集中的趨勢。釜山也不例外，而北區甲則是釜山的一個社區。星期五晚上出現的這一週最後一句話，就是電費。

在六天之間，他依序談到了二十四年前的西海大海、四十六年前的光州、連名稱都陌生的法案，以及工廠的電費。這些看起來遙相隔絕的故事，若重疊來看，問題便匯聚成一個：國家在照顧誰？那份費用由誰、如何分擔？

國家承擔在海上保家衛國者心靈疾病責任的事，或是首都圈與地方工廠繳納不同電費的事，這些都是決定國家籌集到的資源先用於何處、減輕誰的負擔的事。一方是償還國家欠下的債務，另一方是均衡展開國家的生計。這些雖然既不是能立刻化為選票的事，也不是明天就能結束的事，卻是長遠決定國家方向的問題。

制服與電費在那道問題之中相遇。

7月3日是自選舉日起經過了三十天的星期五。以那星期五晚上的發文為結尾，這一週落幕了，而釜山的夏天才剛開始。議員的第一個夏天過去後會留下什麼，那個答案依然在夏天之中。

後記。百日後的提問

2026年7月3日

2026年7月3日星期五晚上10點15分，韓東勳的臉書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這是一項主張，提議根據地區對工業用電費進行差異化定價，進一步降低首都圈以外地區的電費。他寫道，法律已經齊備，沒有理由推遲，而且其他國家已經在實行，因此無需擔心副作用。從遠處看，這只是電費單上的數字問題，但在必須留住工廠的城市裡，這卻是攸關工作機會的問題。

他戶籍所在的釜山也是這樣的城市。一篇文章並不會改變電費表。然而，它展現了新議員的目光正投向何方。那是選舉結束三十天後的夜晚，若從3月26日算起，剛好是第100天。

在這100天的開端，曾有一段在黨外的時光。1月29日，國民力量開除了曾經領導該黨的人，到了3月26日，他不屬於任何政黨，正在度過春天。4月14日，萬德2洞行政福利中心的窗口放著一張遷入申報書。在地址那一行寫入國家簿冊的那一天，他寫下自己將會在釜山北區政治到底。同一天，他也發表了一篇文章，稱自己為萬德居民。

遞上鹽麵包的鄰居之手，與懷疑這是否為選舉前搬家的眼光，一同存在於同一條巷弄裡。5月15日，他登記為無黨籍候選人。這是一場與共同民主黨河正宇候選人、國民力量朴敏植候選人競爭的三人對決，是一場既沒有政黨給予的提名、也沒有能一同奔走的組織所進行的選舉。剩下的，只有自己的身體與自己的言語。

臉書上每天發表數十篇文章的日子持續著，在巷弄間交換的問候，就這樣凝聚成記錄留存下來。

6月3日投票箱關閉，開票持續到了深夜。開票開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的名字都未能領先。那幾個小時，他想必是屏息靜觀著。6月4日凌晨1點52分左右，他的得票數首次取得領先。當時的差距是578票。這是在來自萬德、龜浦與德川的投票箱被打開期間發生的事。當開票全部結束時，差距擴大到了1,392票，相差1.70個百分點。

最終統計為韓東勳35,056票、得票率42.96%，河正宇33,664票、得票率41.26%，朴敏植12,866票、得票率15.76%。

42.96%是一個未達半數的數字。他獲得的選票僅佔四成左右，近六成則投給了另外兩位候選人。1,392票雖然給了他當選證書，卻並未給予他過半的支持。在那天的凌晨，同一個社區裡想必同時響起了萬歲聲與嘆息聲。在35,056人的選擇身旁，並列著57%的其他選擇。對於接受當選祝賀的人而言，那個數字想必也是留下來的作業。

6月5日，他首次以無黨籍議員身份進入國會。6月22日，他提出了第一份法案。這是一項將選舉管理委員會納入監察院職務監察對象的《監察院法》修正案，是剛跨越1,392票之晨的人所選擇的第一份法案。對於一個透過凌晨的數字體會到每一張選票重量的人來說，管理選舉機構的事務想必不是身外事。過去口頭上的批判，如今變成了提交給國會的文書。

到了7月，發文也沒有停止。第一天，他寫道，在高中棒球比賽中將5・18光州民主化運動當作嘲諷素材是錯誤的，但對年幼學生處以六個月禁賽懲處則過於嚴苛。第二天，針對所謂的「77法」，他一方面承認像自己這樣的政治人物會成為受益者，另一方面則表示這是憲法與常識的問題而予以反對。隨後在第三天的夜晚，發表了關於電費的文章。

是否重返國民力量的問題，在這100天內未能得到解答。訪談中所說「將配合民意時鐘」的話語，只是暫時替代了答案。因開除黨籍而展開的100天，在未決定是否恢復黨籍的情況下劃下了句點。

萬德2洞窗口放過的遷入申報書與國會議員會館的辦公桌，這100天就在這兩者之間。辦公桌在首爾汝矣島，那一行地址則寫在釜山北區萬德。變更地址的人，是成為居民，還是成為候選人？春天的窗口留下的提問，100天只回答了一半。他成為了候選人，經過凌晨的開票成為了議員。「無黨籍」這幾個字，在他登院那天也依然附在他的名字前面。

然而，是否成為了居民，並不是當選證書所能回答的問題。4月14日許下的在釜山北區政治到底的承諾，如今才剛過完作為議員的第一個三十天，而觀察承諾是否實現的鄰居們，依然生活在萬德的巷弄裡。這份記錄停在第100天夜晚的一篇貼文。成為議員的人，最終會留下來成為居民嗎？

贊助說明

PayPal

感謝您將本書讀完。

金京鎮律師的 AI 書房與知識專案持續製作公開線上書籍、譯本與講座資料，並免費與大家分享。

為使後續書籍與譯本能持續推出，懇請給予自發性贊助。

PayPal 贊助：<https://paypal.me/kimkjkj>



<https://paypal.me/kimkjkj>